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一

炎興下帙二百一

起紹興十年六月十一日甲寅盡其日

六月十一日甲寅劉錡及兀朮戰於順昌府城下大破其軍兀朮敗走

楊汝翼順昌戰勝破賊錄曰紹興十年春天子以騎師太尉劉公副守東都仍節制所領軍馬繼被朝旨精銳兵馬分戍陳汴隨軍老小屯泊順昌三月十八日陞辭出城益以殿司二千人撥隸戍後來裝裹糧越五日而後啓行絕以沂淮風濤險阻自臨安凡二千二百里抵

穎上以順昌之屬邑陸兩驛而近水縈紆曲折殆三百里太尉拾舟與屬官將佐先抵城下時五月十五日太尉守龍學陳規倅汪若海洎兵職官吏門首迎迓館太尉於羅漢院守倅既相報謁即往按視營寨湫隘窄陋悉不知法兩日之間經營區處尚未就緒十七日早太尉門首別提宮宋待制未及回陳守約相見出太和縣申狀報太子人馬於五月十二日寇東京亟歸諭諸將戒飭士卒無致張皇其時選鋒游奕兩軍并老小輜重舟船九百餘隻相去尚遠遣騎追逮至四更後方遂入城十八日辰巳間有探報擄騎已入陳州陳州距順昌才三百里闔城惶惑因知所措而馬軍緣寨柵未定遂以

羅漢院駐左軍普惠寺駐右軍前軍駐舊衙後軍駐毗盧院中軍駐臺頭寺而太尉遷維摩院院乃歐陽文忠公之故居也皆在子城外與府治及民家兩不相干是日太尉遣主管機宜杜亨道幹辦公事王義賓謁陳守以朝廷先降到贍軍錢支發支子欲歛兵入城為捍禦計陳守愕然曰城中聞警報人皆欲去太尉獨欲守城也繼而汪若海告別云某已奉有檄差往行在稟議太尉因託以章奏附行尋問挈家出南門矣十九日太尉與屬官并統兵官聚議吾軍方自遠來未及息肩已聞虜騎壓境諸公以謂何如其間或欲守禦或欲復就便舟順流而下獨太尉激以忠義喻以禍福且曰某赴官

留司今京師既陷未可之官賴全軍在此幸有城池粗
可守禦顧此機會大不容失要當同心戮力死報國家
諸公翕然同辭無或異議於是與官屬登城區處以後
軍統制許青守禦東門中軍統制關姓守禦西門右軍
統制焦文通游奕統制鐘彥分守南門左軍統制杜杞
守北門分遣將士明遠斥堠仍召募土人作鄉導間探
是日晚亳州把門使臣白忠等二人來投某有劉彥充
者劉豫時曾知亳州號瓜角自東京同金賊已入亳州
亳州至順昌二百四十里繼捉到王彥所差探事人朱
海張三斬之梟首於市又報金賊入陳州陳州至順昌
三百里二十日以後報金賊犯蔡州蔡州至順昌二百

七十里續報犯項城陳州屬邑至順昌一百九十里又
報犯泰和泰和順昌屬邑至府城七十里居民緣賊勢
逼近後聞泰尉一意堅守皆雜運輻湊入城城中百姓
賴以安堵然太尉及州官骨肉絡繹出城皆渡淮而東
走太尉日夕城上親督兵將備設戰具而城壘摧缺旋
加補貼芟雉榛子如筮籬巴僅存數十悉取偽齊所作
輿車以輪轆埋沒上城又諭州索居民門戶扇踏隨宜
懸卦僅能周匝其時新鄜延總管劉光遠以路梗亦留
順昌新永康知軍柳倪緣太尉親以從行至是皆差就
檢察一行軍馬提舉四壁守禦自十九日至二十四日
凡六日之間為備禦計食息不暇而探報日急而軍中

相與激勸爭先整治甲器且曰我輩自此出陝未嘗立
功今才至此便遇大敵湏是出力報答國家兼荷太尉
存卹到這裏要取一場富貴上下嚮應如出一心二十
五日金賊游騎數十已涉潁河出沒城下遇太尉伏兵
生擒銀牌千戶阿赫殺阿魯等通說韓將軍先遣來城
下探城中事宜及有探報韓將軍翟將軍兩頭項在白
沙龍渦一帶下寨取城北約三十里太尉夜遣千餘
人擊之至二十六日早復與賊戰遂殺傷千百人辰巳
間入城太尉於北門犒勞即具捷奏以聞二十七日金
賊馳報龍虎大王及三路都統偕自陳州來增益兵馬
至二十九日合陳翟將軍一帶逼城自北之西自西之

南自南之東人馬約三萬餘騎太尉四門出軍仍激勵
出城士卒內外相應午巳之間賊臨城施放而柳知軍
適在東門圍敵箭中左足柳倪即拔箭就以破胡弓射
之應聲而倒繼發數十箭無不中者翼以神臂弓硬弩
破之遂稍引去即以步兵邀擊荒怖四走奔小河人馬
滄溺者不可勝計抵暮尚有鐵騎數千擺布河外復出
官軍千數連擊之大獲捷勝奪到韓將軍大小認旗十
面并鐵甲提刀等至三十日早戰士還屯犒勞如初亦
以上聞六月一日金賊尚留舊寨有擒到女真及漢兒
云已遣銀牌天使馳往東京告急於四太子矣初二日
賊寨城東地名李村去城二十里以精銳五百人夜出

劫之鄉導者引官軍直至中軍以鎗徹去纜帳有一帔
甲者疾呼曰留得我即太平竟為官軍所殺是夜陰晦
欲雨時電光所燭但見禿頭辮髮者悉皆殲之其殺傷
比之前日兩戰為最初三日戰士歸城亦以捷狀聞奏
初四日初五日金賊相持如初伏兵擒到女真具道殺
傷甚多且乏糧食有建議者願乘此屢捷之勢順流乘
舟而全軍而歸太尉乃會諸統兵官於西門上酌酒而
誓曰今日機會天造地設况已屢挫賊鋒軍聲稍振雖
賊與官兵多寡不侔然業已至此可前進不可退却賊
營去城三十里而四太子又領重兵來援萬一吾軍遽
舍順不惟前功廢一軍老小當此倉卒擾攘豈敢盡保

無虞賊衆追集首尾相失將至狼狽大有不可言者馴
致侵擾兩淮騷動浙江則吾輩平生報國之心死為誤
國之鬼雖萬死何以謝天下願諸公堅忠孝心誓與此
城俱存勿與此賊同生此言不食天實臨之於是諸統
兵官皆願奮不顧身固有退志齊以警戒之令曉諭將
士人人咸欲效命願然待敵初六日太尉遂以東門北
門外泊舟舡悉沉河底示使死戰不為東歸計俄報四
太子入泰和縣輜重前驅已與龍虎諸酋營寨相接
連夜潁河繫橋渡軍馬初七日四太子至亦與諸酋首
連接下寨人馬蔽野駱駝牛馬紛雜其間輜車奚車亦
以百數至於攻城戰具來自陳州糧食器甲來自蔡河

散遣輕騎巡緝城下有叩城以手柳榆曰城裏人只有
三箇日頭裏至晚以前日陷陣人曹晟荷團枷賣實封
文字放回太尉得之慮賊為詭計以惑衆心不啓封而
焚之初八日四太子疏責諸首首前日用兵之失諸首
首皆答以今次南朝兵馬非日前比往往一以當百不
容措手足明日國王臨陳自可備見蓋四太子稱天下
兵馬大元帥越國王也即下令曰順昌城壁如此可以
靴尖踢倒來日府衙會食所得婦女玉帛悉聽自留男
子三歲以上皆殺之且折箭為誓以激其衆然太尉發
策戰守忠義自持仍以方略授諸將佐顧視羈戎逆天
悖道貪瀆無厭平時憤激直欲氣吞此賊以謂不足憂

也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龍虎大王及三路都統韓
將軍翟將軍人馬環合城下甲兵鐵騎十有餘萬陣列
行布屹若山壁旗幟錯雜大小有差而五色旗七面按
方分植者中軍也而順昌東西兩門受敵賊及睥睨東
門瀕濠待敵太尉亦自東門出兵應之城上發鼓即與
交鋒轉戰踰時賊復大衄四太子披白袍甲馬往來指
呼以渠自將牙兵三千策應皆重鎧全裝虜號鐵浮圖
又號柁叉千戶其精銳特甚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
是亦為官軍殺傷先以槍榻去堦年即用力斧斫臂至
有以手捽扯極力鬪敵自辰至戌賊正大敗遽以拒馬
木障之少休城頭鼓聲不絕迺出羹飯坐餉戰士優游

閑暇如平常時賊衆望之驟然披靡食已即來以數隊
趣戰鬪去拒馬木深入斫賊又大破之無何有悞傳令
者令少却官軍遂稍引後賊衆併擁逼壕而致溺水者
二百餘人而選鋒統制韓直身被一槍三箭幾致溺死
賴有一虞候挾以上馬而歸虞候與馬皆中箭被血淋
漓然餘勇尚未衰也其餘傷中稍輕可者猶欲再出接
戰是日西風怒號城上吹落塵霾漲天咫尺不辯賊屍
斃馬倒縱橫枕籍掩入溝壑間入墮井者不知幾何旗
號器甲積如稻麻葦竹方其接戰時鄺瓊孔彥舟趙提
刀等皆單騎列於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
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所可殺者止是兩拐子馬故官軍

力乃破之皆四太子平日所倚伏者十損七八當其敗
衄時城上見有官軍歸城車馬自寨而北復渡河而去
賊初涉壕耀兵張勢云嚇城既而官軍歸城直欲奪取
釣橋望城放箭落如雨至有用響箭與空柳筈前者城上
悉以破胡弓及神臂弓臨下射之人馬自退自後東而
南轉而之西連亘西北薄城而營長十五里闊十餘里
至晚發雷聲振山谷父老皆言有生以來或未之聞然
賊營中嗥呼喧嘩自夜達旦時有金人傍城屬耳以聽
城中肅然雞犬無聞以是自可見勝負之地四太子帳
前以甲兵環衛持燭照坐賊徒皆分番假寐馬上深懼
官軍夜擊之苦十一日大雨傾注賊於營外埋鹿角柵

外開小壕深濶各五尺許正爾普工雨亦稍止太尉出
百餘騎撓之賊衆悉皆掛甲挽弓以護雨復大作官軍
劫之晝夜不得休息十一日早賊營發雷聲如昨日太
尉遍詣諸營撫勞官軍及安慰中傷之人蓋家至戶到
人人皆得其驩心且雖被傷中猶欲抵死報答太尉俄
有探報四太子作筏繫橋甚急人自到此日給炒麥數
合疲困已甚皆思北歸至晚不撥抽摘人馬過河然不
復發雷只擊鑼數聲而已十二日早尚立砲架置推牌
斤斧不絕虛立旗幟以疑城上蓋緣潁河暴漲充激橋
筏人馬數十隨亦被溺遂復繫橋連夜已濟兩日之間
收集屍首隨處焚化至有數十人作祭者亦有燒半殘

者或瀕河為水漂泛或半為鳥鳶所食雜以馬屍牛首
彌望遍野及晚拔寨盡走即具解圍奏聞賊營中砲架
推牌雲梯拒馬木敗甲破車積堆如山弓刀鎗槊亦委
之而去然猶有潛匿山林間以伺襲至十三日十四日
悉出境上復會於陳州四太子反怒三路都統韓翥二
將軍人以柳條撻之數十下如千戶毛可等皆撻之百
十下尋以三路都統守南京韓將軍守潁昌翟將軍守
陳州四太子龍虎大王各以所轄人馬同之東京初龍
虎與諸酋既敗遣銀牌天使告急於四太子天使才到
就龍德宮見之得報即索靴上馬出門告報士卒頃刻
而集經由陳州一宿措畫戰具糧食而行自東京至順

三章日錄 卷一百一
昌往復千二百里首尾不過七日何其神速如此而太尉在圍城時奏求援於朝得報差行營左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全軍來順昌策應十二日金人既退之後王德方且以文移來問賊勢動息至二十三日卯時以數千騎至城下太尉邀入具飯飯已到卧憇於子城樓上至申時即出門迺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且復回又報數日傳聞德申樞密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方金賊在城下得遞到御筆劉某擇利班師太尉以方禦敵未敢輕為進止既且賊退十日後又被旨先發老小往鎮江府駐劄遂津遣老小輜重并被傷戰士船載而行以左軍統制杜杞右軍統制焦文通兩軍防護東下俄聞王德

者申宣撫司云某以全軍裹送劉太尉老小出潁河矣其誕謾舉皆顯此敵國相去未遠萬一事或跌蹉為害不細然太尉恬若無聞未嘗略介懷也順昌古城且素無備迨茲賊已來陳守始令居民築牛馬墻賊既退後方置砲庇比之軍中所放砲爭五十步先軍中置令牌每遇出戰除守禦人外非帶號掛甲者不得登城雖順昌官軍土豪不許預分毫事城中居民各闔戶守家內外肅靜無有犯者初破金賊陳守送到煮酒十數石門首犒勞戰士一盃而已再戰退賊後市戶以麵六千餘斤猪百口來獻隨即分付諸軍人不過得麵半斤肉數兩至第三戰太尉不免諭陳守略與犒勞官軍但各人

三朝日錄
卷之二十一
給粟米一石及赴倉請之有止得蛀麥五斗者其間不願請者甚多至是定陳守先具奏乞推本府官屬守城恩賞且言措置守禦賈率將佐犒賞戰士遂至成功雖太尉依應保明聞奏將士頗誓不平方當圍城太尉曉夜城上寢食皆廢閱月之間略不以家事經意故激勵軍心皆為之用遇臨敵則親躬鼓旗賈作士氣先下令不得斫級奪馬又掠取一物一件至有效命如游奕統領田守忠中軍正將李忠之徒恃勇深入率皆手殺十人而後死悉取前後陣歿將士鑿土埋瘞作大塚傍作屋數間命僧主之作水陸道場以致資薦仍復存恤其家種之順昌北門外初有居民瓦屋數十間恐為賊

窠前期藝之賊退即訪元主酬以價直自始及終無毫髮擾民者城門四啓每得姦細即審問情狀詳悉而衆所不容者抵之遣回是未嘗輕戮一人雖金賊亦謂自過南朝來十五年間無如此戰必是外國起鬼兵來我輩莫敢當也後以生擒到女真阿赫殺并契丹等五十餘人解赴闕下前項有妨功者移書權貴順昌城下無金賊止是兩河與諸路簽軍耳顧雖力詆柰此衆議何太尉初領兵不滿二萬當其圍城時城上備禦及防護老小營寨遇敵則又把路齧巷至於子城倉庫等處皆分兵守之其實出戰之士不過五千人當十萬餘衆自非明於料敵果於制勝安能以應不虞之變韓文公作

裴相平淮西碑所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者某於太尉亦云自捷奏到朝廷寵以鼎州觀察使再被制命建武武泰節鉞皆懇辭至於再三不欲先戰士而被賞繼而王人踵至使者踏來撫問寵賁優渥有加宸翰獎諭且有卿之偉績朕所不忘之語咸謂主上酬報非常之功夔出前比仍降告千五百軸俾就軍前書填隨即繳納以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為榮累得旨索本軍功校狀定兩日方得具奏蓋緣節次出戰更番守禦分別功過不容或差至閏六月二十七日推排安全軍功賞逐列單甲姓名一一覈實統兵官立功者以前降到金帶及金盃賞之其有過者則面疏其失勞績亦減將佐

立功者以金帶及金盃賞之其過者則杖責之降而入隊至於戰士悉以前後所賜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第功賞之初田守忠李忠輩陷陣本軍將佐不即救援亦皆免死而被責其能致力策應者仍給賞且出錢千緡揭榜許軍中論告有僥冒戰功者按以軍法如陣歿之家亦各優厚周卹斯又見太尉賞信必罰出人意表如此者某隨軒而來偶遭虜寇迨茲平寧敢以圍城前後所見叙為紀實筆墨荒刪澁甚無文采且將過江貽諸親舊至於解嚴之後以迄班師述事贊功當俟大手筆者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

炎興下帙二百二

起紹興十年六月十一日甲寅盡閏六月十八日庚寅

汪若海劄子曰朝廷以藍公佐之回和議頗變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劉錡為東京留守兼節制軍馬以五月十六日始次順昌而十七日兀朮之軍已壓境兀朮之叛盟舉兵求祁州也以大教為名起國中之兵一頭項入山東曰聶黎孛董一頭項入陝西曰三郎君一頭項入西京曰李成兀朮與三路都統領龍虎大王韓翟二將軍以五月十二日入東京初遣三路都統既下淮寧來取順昌犯白沙劉某夜遣師晨至白沙相距終日合

三朝北盟錄 卷之百二
數陣三路都統大敗而去乞援於兀朮未至間劉某遣
驍騎將閻充夜劫三路都統寨正中中軍連破五寨見
纛帳數重朱紅美車有虜酋急被甲呼曰毋殺我留我
則太平軍士不聽殺之其餘不及被甲因亂擊殺數百
人相枕籍死者莫知其數由此虛驚晝夜不敢下馬唯
於馬上寢食已而兀朮率重兵來劉聞其將至也會諸
將於東門上問策尚安出諸將或曰今已三大戰軍士
夷傷者衆若兀朮自至恐勢力不加不如權護老小渡
淮劉正色謂諸將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要一朝為緩
急之用安可見大敵而退况老小一動必不能全虜騎
無數十里之遠者若被追老小必亂甲士未能保何老

小之可全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上足以報答國
家下足以取富貴請為諸軍五日內殺回兀朮衆皆以
為然人人激勵上下同心皆為勦敵之志於是壞櫓
沉舟以為決戰兀朮所號長勝軍至則責三路龍虎韓
將軍等不肯廝殺致敗軍馬之衆而謂其衆曰誓與起
順昌城棹在溺河折三箭為誓折一箭曰初九日早飯
於府衙折二箭曰能過車輪之下者皆殺折三箭曰婦
人財帛盡以賞軍其所將攻城士卒號鐵勃屠又曰鐵
塔兵被兩重鐵兜牟周匝皆綴長簷其下乃有纒枕三
人為伍以皮索相連後用拒馬子人進一步移馬子一
步示不反顧以鐵騎為左右翼號拐子馬皆是女真充

之自用兵以來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軍六月也七日兀朮自臨城於穎河北岍劄寨三十餘里約十五萬九日辰時扣城西門索戰謂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箇日頭猶華人言一日也劉出軍五千人接戰自西門轉向南門又轉自東門及東北角始與虜騎往來馳逐後直撞入虜軍中手相扯碎刀斧相斫至有提去虜兜牟而刺之者軍士有中刀洞心而猶刺虜不已者有偶失地利與虜相抱於城壕而死者血戰自辰時至申虜乃敗走橫屍遍野不知其數劉亦歛兵入城兀朮大怒親擁三千餘騎直扣東門射城上人着城上砲架皆滿又被城上軍以勁弩射走兀朮既大敗乃移寨於城門西

門開掘壕塹自西南至西北約十餘里欲為不戰之計而坐困順昌劉又夜使人劫之上下不敢寧處十二日乃盡走虜自言入中原十五年嘗一敗吳玠以失地利而敗今敗於劉貞以戰而敗疑是外國借來人兵兀朮至秦和囚得氣疾黃腫下血居縣門樓卧兩日至淮寧寧府龍虎者始敢獻言以為不當南來亦猶南人深入我地兀朮怒諸酋之敗捷韓將軍九十柳條程將軍八十柳條其餘或一百或二百哭聲徹天韓將軍頗出怨言曰我只為你於和尚原壞了人情莫不疑貳信三日留程將軍守淮寧府入東京欲往河北簽人有玉山者言河北無正兵可簽只有百姓耳玉山者兀朮之舊用

知穎昌府至是携來欲令再守順昌王山言今大國中
只有兀木主兵推舉國中兵盡起祁州所教之兵盡隨
兀木除兀木所將一頭項每戰兀木親為擁押隊其餘
頭項如龍虎韓將軍之徒皆無鬪志又其麾下皆不欲
南來是以莫肯為用其所將孔彥舟鄺瓊趙榮之徒只
是單馬隨軍並無軍權兀木之順昌城下三郎君敗於
陝西亦遣人告急烏王山言是日南家更有一頭項乘
其弊可盡捉虜也但劉自金賊犯順昌見陳蔡以西皆
是望風投拜又見舊知州王山在城下恐城中人為求
性命有賣義於外者更不敢用順昌府官吏軍民充守
禦既分其於城上地分又分其兵於城中逐巷口擺布

每遇令牌一過即百姓寂無一人敢出戶者止有兵五
千人可以出戰計劉所統不過二萬人中又止用五千
擁其舉國精銳之師即今諸大將所統或十萬或二十
萬使乘劉錡戰勝之後士氣百倍之際諸路並進兀木
可以舉而破甚無難者今兀木之在東京譬如取大魚
當遠其索而用之不必聚天下之師以圍東京今諸大
帥唯淮西最務持重不敢輕舉宜以淮西之兵塞其南
窺之路俾西京之兵道河陽渡孟津俾淮東之兵卷淮
陽渡彭城俾陝西之兵下長安渡蒲板則河朔之民必
響應冠帶而共降其黨契丹黑水渤海諸國必各為其
主而自立則兀木可不戰而禽女真可不加兵而滅何

則我今以淮西京西淮東陝西四路之兵共圍兀木是以四易而攻一難我今以淮西自固根本而以京西淮東陝西出其不意是以四難而攻一易兀木見天下之師盡圍之必以死戰故曰一難兵法曰勿攻其所難如遂圍之是兀木之攻劉錡也今舉國之師盡聚於東京我仍直趨於河朔之民必響應則兀木可不戰而禽也兀木一敗於順昌僮又敗於河朔則符堅之事其果見於今日矣且堅淝水一敗安能遂滅苻氏故曰契丹之屬必自立則女真可不用兵而滅也今聞淮西之師得毫便還義士莫不字闕甚為朝廷惜之恐人見西之班師弗察虜情之強弱故躬往戰地或訪親見臨陣之

人或質被虜得脫之士聊述順昌之戰勝以備朝廷之採擇焉

十三日丙辰岳飛統制牛皋敗金人於京西

十六日己未永興軍路經略使郭浩統制趙建元攻金人

于醴州破之克醴州

王德至順昌府

劉錡在順昌受圍也屢乞援師於朝廷詔王德應是

日也德至順昌而金人已退順昌矣

劉世光軍和州

二十一日甲子吳璘統軍制姚仲尚樊彥鄭師正以兵援

郭浩及金人撒离喝戰於鳳翔府大破其軍

二十二日乙丑司農少卿李若虛與岳飛計議軍事金人敗盟朝廷遣李若虛往鄂州軍周聿往建康府軍周玘往楚州軍各計議軍事若虛到鄂州日飛已進發是日若虛追至德安府見飛言兵不可輕動且班師飛不從是時諸軍皆已進發若虛曰面得上旨不可輕動既已進發若見不可進則當以詔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之飛許諾遂進兵

二十五日丙寅岳飛軍統領孫顯大破金人排蠻千戶於陳蔡州界

二十六日己巳劉錡加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泐淮制置使

韓世忠軍統制王勝敗金人周太師鶻辣孛董於淮陽軍

閏六月一日癸酉朔張俊軍統制宋超敗金人於永城縣朱家村

五日丁丑涇原路經畧使田晟及金人戰於涇州

是役田晟有怯敵之意令軍中卷旗而出衆知其必退矣故未合而遁

彰武軍承宣使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郭浩加奉國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武康軍承宣使利州路安撫使楊政加武當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定國軍承宣使秦鳳路經畧安撫使吳玠加鎮西軍節度使侍

衛少軍都虞候

十三日乙酉復陝西赦

眷惟陝右初復版圖深念瘡痍之遺民未洽朝廷之德
澤蠶茲羯虜懷彼狼貪詭計潛師實同寇盜背天
違衆存肆侵陵蹂踐我土疆蝨賊我黎庶幸賴神人
助順宗社降臨將士摧鋒爭賈無前之勇吏民狗國共
堅不二之心捷奏係傳師干再克尚以蜂屯假息虎張
戒嚴介胄苦暴露之勞丁壯疲轉輸之苦由朕菲德致
爾陷危場若厲以疾懷軫如傷而在已宜敷渙澤之涯
用慰西土之人於戲擊虜以殄滅為期方折衝於萬里
得道者多助之至況有臣惟一心尚賴惟幄協謀爪牙

宣力庶永清於四海庸共底於丕平咨爾多方體茲至
意

閏六月十八日庚寅王之道上皇帝書

臣聞兵法曰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
不勝者得勝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况於無筭乎又
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
彼不知己戰必敗其言言具在昭若日月信如四時後
之用兵者不可不鑒也恭惟皇帝陛下比以虜人犯順
入寇郊畿肆命諸將出師恭行討茲固子犯所謂師直
為壯者然而不知陛下宵旰之暇亦嘗為廟筭計耶其
未戰而勝耶其未戰而不勝耶臣雖至愚竊嘗為陛下

籌之且有義兵有應兵有貪兵有驕兵救亂誅暴者謂
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
兵應者勝利人民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
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
者滅今以吾之義兵而敵彼之貪以吾之應兵而敵彼
之驕其論廟筭之勝與不勝固較然也若曰不知彼而
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則所謂知彼
知己實戰之所先急不知群臣為陛下計亦嘗言及此
乎陛下自為宗廟社稷生靈之計亦嘗慮及於此乎知
彼可勝者果有幾乎我可勝者果有幾乎我之所不可
勝者其相 當乎抑亦有優而有劣乎昔之善於為戰

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常使不可勝在己可勝
在敵此所以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臣請為陛下言之
且強弱衆寡之不敵也尚矣以強弱言則劉固非項敵
也以衆寡言則曹固非袁敵也而項卒歸於劉袁卒歸
於曹者豈有它哉得其道則雖弱能強雖寡能衆失其
道則雖強易弱雖衆易寡爾臣觀虜有五敗陛下有五
勝虜雖強且衆固無能為矣然在我不必勝者三
又安得不自知也且虜專事攘功而陛下一本仁義此
道勝也虜專務奸詐而陛下一本忠信此德勝也虜起
兵三十年用人如牛羊殺人如草菅而陛下視民如傷
不憚居己增幣俯狗講和之請冀與天下休息此仁勝

也虜自兀术用事上則欺幼主以擅權下則殺親族以播害而陛下夙興夜寐不忘父兄播遷之難方虜無約請和許還兩宮群臣以為不可獨聖意篤於孝悌幸其必信斷然從之此義勝也虜前後專以和議欺罔國家劫質二帝屠戮萬方天下之人耻失其君悼喪其親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久矣陛下頃緣王倫與之為地復聽其和當是時下而樵夫牧子皆以為虜人得計而陛下失計蓋古人所謂和戎國之福者為其有以休兵息民也今兵不得休民不得息於養兵之外歲取於民以供谿壑無厭之欲一有不滿其勢必至興師雖久近未可知而理所不免臣每念及此未嘗不痛心疾首至於無如之何輒復自寬曰禍兮福所伏福兮禍所倚一是一非一失一得夫何常之有哉虜人之得計所謂禍也安知不為福所倚耶和之必至於變無可疑者但變速則禍小變遲則禍大變自彼則禍小變自我則禍大禍小則可轉而為福禍大則滅亡無日矣連在三年之內遲在五年之外自彼則彼實先之自我則我實啓之今虜曾不二年無故敗盟引兵入寇臣然後知虜人向之所謂得計者今為失計而陛下向之所謂失計者今為得計向得而今失者禍兮福所伏也向失而今得者禍兮福所倚也此計勝也陛下有此五勝固可以勝矣然以臣觀之未見其必勝之理何則唐肅宗詔九節度

於無如之何輒復自寬曰禍兮福所伏福兮禍所倚一是一非一失一得夫何常之有哉虜人之得計所謂禍也安知不為福所倚耶和之必至於變無可疑者但變速則禍小變遲則禍大變自彼則禍小變自我則禍大禍小則可轉而為福禍大則滅亡無日矣連在三年之內遲在五年之外自彼則彼實先之自我則我實啓之今虜曾不二年無故敗盟引兵入寇臣然後知虜人向之所謂得計者今為失計而陛下向之所謂失計者今為得計向得而今失者禍兮福所伏也向失而今得者禍兮福所倚也此計勝也陛下有此五勝固可以勝矣然以臣觀之未見其必勝之理何則唐肅宗詔九節度

三才圖會卷一百一
討安慶緒重以郭子儀李光弼皆一時元功難相臨攝
特用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師次鄴南方
與賊對未及戰而潰史臣以為王師無統進退顧望責
功不專是以及於敗今者諸軍大會境上而不置統帥
臣所謂未可必勝者此其一也齊景公召司馬穰苴為
將以扞燕晉之師穰苴辭以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
不勝願得君之寵臣以為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賈後
期不至穰苴斬之以徇三軍士皆為之震慄由是晉
師聞之罷去燕師聞之渡河而解盡取所亡邦內故境
以歸今國家用兵十有六年矣士卒之隸諸將者不可
謂不親附矣而罰終不行緩急果可用哉臣所謂未可

必勝者此其二也今日之兵分隸張俊者則曰張家軍
分隸岳飛者則曰岳家軍兵隸楊沂中者則曰楊家軍
分隸韓世忠者則曰韓家軍相視如仇讎相防如盜賊
自不能奉公揣揣然惟恐他人之奉公而名譽賢於已
自不能立功揣揣然惟恐他人之立功而官爵軋於已也
且其平日猶或矛盾若此使其臨大利害想其中心必
不能效相如之屈於廉頗寇恂之不吝賈復先國家之
難而後其私怨安能保其不自為敵國而以及相向也
耶臣所謂未可必勝者此其三也又况兀朮所領之兵
無非脅從瓦合猶能自號元帥以統之初不聞其契丹
自為一軍而各聽其本國之號令也今不置統帥而欲

求勝能保其必勝乎虜自與我角前後無慮數百戰虜未嘗不勝我未嘗不敗者非虜能自勝特我師不戰而潰遂成其勝爾夫所以不戰而潰者非它不畏我而畏敵故也使皆畏我而不畏敵虜亦何能為哉今罰不行於三軍而欲求勝能保其必勝乎春秋以來如晉楚用兵以將帥不和而敗績者多矣惟是虜人前後驅迫鄰國入為邊患逮二十年未嘗聞其有違衆犯令自為釁隙以相攻者今諸將不和無以分之而欲求勝能保其必勝乎陸贄奏李晟李建徽楊惠元李懷光四節度狀云四軍接壘群帥異心論勢力則莫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如心晟

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防互飛謗欲戰則第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隙滋甚覆亡之禍虜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憤所竊實堪疚心由是言之臣前所謂可勝者五恐不足恃以勝而所謂未可必勝者三恐不可不深思熟計而求其所以勝也臣願陛下慨然奮發自謀諸心選擇耆德素負天下之望者謀及龜筮謀及士庶僮君從卿士從庶民從庶民從矣然後下明詔遣鋒車而詔焉逮其入見陛下則避正殿親出玉音而諭之曰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予一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社稷安危一在將軍願將軍率師應之將軍既已受命陛下乃齋戒告於太

廟灼龜卜吉以授斧鉞如武王之命太公望然後遣行
先行之數日遣告諸軍曰予一人以爾諸軍元師不言
日夜憂恐貽一國三公其誰適從之謂今謀之卜筮卿
士庶民蔽自予一人之志得元老某俾統六師自閩以
外咸得制之邦有邦典軍有軍政用命賞於祖不用命
戮於社毋或不和不靖自底於罪而為將軍者臨屯之
日又能拊循士卒同其甘苦上不失於關羽之驕下不
失於張飛之不恤有所不誅誅必及其大而威有所不
賞之必及其小而明夫然後勒兵赴敵臣見其一戎衣
而天下定不得專為有周美矣伏望陛下追懷祖宗積
累之難畀付之重痛憤父兄戮辱之苦睽隔之憂矜念

軍興以來犬羊所至積屍腥於草木流血丹於川原毋
以臣人微言輕遂忽而不聽遂棄而不用古語云投機
之會間不容穽又云後將噬臍悔可及乎臣願陛下不
為衆口所奪斷自宸衷而必行之使異時獲投機之功
而免噬臍之悔實天下幸甚臣之狂瞽不獨今日當紹
興八年六月王倫使虜患虜遣使隨倫報聘臣於是
時固嘗有書致之前吏部侍郎魏玘以述和議有九不
可一可之說當紹興九年五月和議既定淮上興役以
備兩宮來歸宿食供頓臣於是時亦嘗有書致之前左
諫議大夫曾統以言迎奉兩宮有五事當為先務之急
惟臣區區憂國愛君之心無易二書重以家貧地寒遠

去軒陛不獲自達是用致之魏竈魯統庶幾其有聞於
陛下不圖今日乃見茲事似與臣意有相符者雖然亦
非臣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故敢復盡千慮一得之愚
獻於闕下位卑言高罪在不貸惟陛下憐其愚忠而曲
賜保全無使天下以臣為戒不勝俯伏待罪憂懼之至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

炎興下帙一百三

起紹興十年閏六月十八日庚寅盡其日

上魏侍郎劄書之道竊聞之先民有言詢於芻蕘以謂
人所有長不可以其微賤故忽之也之道比緣赴調居
於臨安之隘巷者八十餘日朝夕獲問閤之言似有可
取者輒敢以其所聞上瀆聽覽惟執事擇焉其言曰
王倫使虜還虜遣使隨倫報聘國家自靖康以來失
於議和致兩宮北狩萬乘東巡百姓墜於塗岷迨今十
有四年尚不覺悟又復縱倫賣國引賊入家以闔我虛
實排辦館待之具所至騷然甚於被盜夫虜人之為盜

也非特今日向之盜也以其衆今之盜也以其使盜之心利得子女玉帛爾不以吾之所以館待者過禮而遂已也今有被盜者家徒四壁立不復自量又從而東借西乞以其所有而夸於其盜不為盜之招者幾希頃年章詼孫近使虜餘人盡留南京惟誼與近得至軍前稟議今虜使之來自合用此例留餘人於韓世忠軍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褫禽獸之魄而奪其氣亦足以示朝廷之尊乃若議和則有九不可而一可之道聞此言如醉而醒如夢而覺因謂同舍郎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茲殆所謂一得者乎請試為執事陳之父母之讎不與同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

虜人昨犯京師自徽宗皇帝明德皇后以下悉從播越今茲上仙雖云戢世其實殺之又况淵聖之與六宮尚囚沙漠四海共憤恨不得剗其肝而食其肉為人子弟者義當何如此其不可和一也當唐德宗時吐蕃沙堡之敗懼而求和宰相張延賞入馬燧之言請於德宗從之當時諸將獨李晟以為不可諸相獨柳渾所言與成意合曰豺狼之性非盟誓可結已而吐蕃果劫盟如晟渾言此其不可和者二也和戎所以息民也此民戢亂久矣孰不欲其通和而幸其休息哉今興議乃爾蓋傷弓之心猶思靖康覆車之轍而懼其蹈也必欲議和是拂民心民心則天意也天可遠乎此其不可和者三也

頃自車駕南幸虜立劉豫於濟南以有中原之地歲貢
幣三百六十萬緡豫奉之未嘗少有墜失一旦以計廢
豫盡豫所藏橐囊揭篋倒廩傾困而去若取諸懷不
煩顧指而我師以君伐臣睥睨累年終不敢進非虜勇
而豫怯我弱而豫強也蓋緣既已臣事虜人則猶父也
豫猶子也為人子者固不虞其父之見逐惟不虞其見
逐故虜得以逐豫如反手之易為豫計者亦初不謂豫
曰汝於虜非有父子之親徒以我之廢更故立汝以為
得志必將與我抗而為己之捍蔽也抗我則所以事已
者不敢不至豫既挾虜以抗我則其於我也不復若虜
之不虞其逐也且日夜求所以勝我惟恐其不勝而見

擒是則我之所以不能取豫者以豫視我若讎而豫之
所以見執於虜者以其待虜者過於親也今虜欲和是
以劉豫畜我此其不可和者四也當寶元康定間契丹
以重兵壓境遣蕭英劉六符來聘意在劫取關南十
縣朝廷命右正言富弼為報聘之行仁宗重念兩國生
靈之故許其屈已增幣而契丹平遠卒事弼不肯受賞
曰此非臣之本志也嗚呼忠臣之謀國一至此耶今虜
無約請和非出於謀則是戡兵而欲結好於我以邀歲
貢從之而遂罷兵則非特不能保夷狄之不叛盟而乘
我之間又恐朱克融輩變生不測從之而兵不可罷則
不能不於養兵之外橫賦重歛歲貢豁慙無厭之求其

勢必至陳勝吳廣之起於秦青犢黃巾之起於漢為禍
殆有甚於夷狄者此其不可和者五也頃年以來諸將
非不進築終不能取淮北尺寸之地或暫得之復旋失
之正使舉大河以南盡還朝廷度其力果能保有之乎
與其隨得隨失不若置之度外以俟其力足以制夷狄
徐為進築之計其不可和者六也自古中興之主未嘗
不因於險阻艱難惟其履險阻艱難而益挫益堅因能
興衰撥亂而光祖宗之業尉父兄之恥而見稱於天下
後世若周宣復文武之士漢光之恢復疆守是也今得
河南之地不足以立國而虜藉此求和則必天地以要
我自此以往雖使王靈日張軍聲日振尚敢議恢復之

事哉此其不可和者七也漢唐以來中國之待夷狄不
過征伐之與和親征伐則將帥任其責和親則廟堂主
其議今天下之權不在廟堂而在諸將諸將擁重兵據
要地偃蹇自肆視國家之安危存亡如越人視秦人之
肥瘠漫不加意遇緩急則雖請援者駢肩於庭督戰者
接武於塗方且傲視而不顧逗遛而不發曰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從倘從虜盟而不與諸將議使誠和猶恐自
疑而至於潰叛萬一挾詐如尚結贊之意在窺窬是使
諸將得以有詞而不復出兵矣此其不可和者八也李
義琰嘗曰大國之使可當小國之君今主上以休息民
為重固不憚臣事虜酋且以其酋為君則其使蓋同列

也若虜使援此為言倨慢無禮不知朝廷何以待之此其不可和者九也然則所謂一可者孰可哉韓原之戰秦伯獲晉惠公晉遣陰飴生使於秦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曰必報讐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捨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於是秦伯說陰飴生之對改館晉侯而歸之初不聞其以賄盟也今虜誠欲還二帝六宮與祖宗之故地而

為德於我以要我盟曰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各守封疆世之子孫廟諱勿相犯有渝此盟盟神殛之而無所事賄夫誰曰不可同舍郎曰子之所言九不可理固然矣所謂一可乃服而捨之如秦伯之歸晉侯也晉侯以三施不報有負於秦伯之君民秦伯尚且歸之我徽宗皇帝初不聞有負於虜而生不得反其國死又且要其盟豈服而捨之道哉使虜無所要但以有負我遂歸梓宮之與天眷猶當愧於秦伯况不能如是耶為今日計當以此意明告使者而俾復命苟惟不從是虜無意於盟我何罪也大抵主和者徒為目前之安遂忘父子君臣之義他日倘備先帝之怨亦不過臨時敗盟失信而已

夫信者國之寶民之庇言之瑞善之主也苟信不繼盟
何益哉且自古失信敗盟未有不身罹其禍而殃及後
世者不可不戒也不庸諱也之道今月初四日已嘗具
稟目以見野人區區之意明日遂有無為之行不果再
詣屏著踰伏小舟中因念古人身在畎畝心不忘君將
次宜興復紬繹前日臨安之有得於街談巷議者為之
書以獻庶幾有聞於吾君吾相而使虜計無所施焉轉
禍為福實在侍郎一言干冒威嚴無任惶懼之至上諫
議曾統書之道不佞待次里社與木石鹿豕為伍不識
治體不聞國論惟是區區憂君之心實寤寐不忘宗社
安危存亡之長慮此無它發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女

不念嫁而憂太子之幼亦其利害禍福有以相及不得
不然非過慮也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愚弄朝廷有同
兒戲卒以陵夷我國家迄於今而不振方其設一謀施
一計雖下而小夫賤隸咸能料其將然且曰如是者姦
也如是者詐而已而合若符契不差毫釐而朝廷之上
乃獨斷然以為非姦非詐也惟恐其奉承之不暇以自
取欺侮戮辱而終不悔且悟何哉孔子曰鄙夫可與事
君也欵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矣嗟乎此言誠足以箴當世之膏盲也去
年夏金人遣使隨王倫報聘講和之道是時調官臨安
獲聞輿論有九不可之說嘗欲掇拾劾愚獻忠以裨廟

三朝正史卷之百三
六
堂末議晝夜以思將成復毀曰位卑言高罪也因止而
趣裝以歸行次宜興復念古人有在畎畝不忘君如之
道雖不肖柰何竄名仕版乃忍坐視安危存亡之機而
不為一言耶於是慨然裁書託故人遣驛致之前吏
部侍郎魏公砮以丐有聞於上凡半年不得報而胡
銓之書傳焉言至於此賈誼之流涕痛哭不為過也
遂事不諫之道尚何言哉側聆道路以謂金人既歸
我河南故地奉還兩宮此其為策不淺蓋以今日所用
之將所養之兵皆五路兩河所養歸我以地則不復
限以爾界此疆逢以歲月其勢必至解散茲殆與漢
軍楚歌無以異也頃自兩宮播遷天下之人耻失其

君而悼喪其親常有不共戴天之憤而主上之所以宵
衣旰食勵精政事注意甲兵者豈有它哉亦欲掃除黠
虜以雪父兄之耻而光於祖宗也夫人怒則威威則勇
驕則怠怠則弱我師之不逮金人雖三尺童子所共知
也而枝梧累年未嘗敗衄者以其素所蓄積者怒也金
人之意若曰此不可以力勝吾當還兩宮以驕之彼既
臣妾於我則將恃和弛備然後可圖也茲不必以商為
鑒前日劉豫之擒猶未遠又况包藏禍心未易窺測其
萬一耶且事固有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者淮西昨更
兵火井邑聚落化為炎煠比雖招徠流亡慙葺廬舍然
餘民百無二三所謂井邑聚落亦皆華門圭竇多者

三章... 卷二百三
七
縷十數間少者不過四五椽而已自春及夏監司守令以奉迎兩宮為名排備牲餼次舍纖悉責且急若星火峻如雷霆貧窮盡於誅求凋瘵弊於營繕其奪民時勞民力固在所不論切嘗以一邑計其費不下五七萬緡使金人誠還兩宮斯民正復竭膏血鬻妻子以應所須又將欣然不雨雖食王倫之肉何能謝哉愚謂今日之事殆古人所謂可吊不可賀者請以五事上瀆聽覽庶幾朝夕造膝之際可獻於吾君而備其採擇焉謹按魯僖公十五年晉侯秦伯戰於韓秦獲晉侯以歸及秦伯歸晉侯將反國先使告國人曰孤雖歸辱社稷矣衆皆哭愚以為淵聖之南來俟其渡河即

下手疏以自訟可乎此一事也謹按僖公三十二年晉人敗秦師於殽獲其師孟盟視白乙丙西乙術及晉還三帥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以逐之愚以謂梓宮及淵聖到日自天子以下素服郊次而哭乃密諭河南所過州縣一切準此而其供帳之類悉去華麗采色而純用布素可乎此二事也謹按襄公二十七年宋之會楚人衷甲竊聞梓宮以下神櫬無慮於十百愚以謂委西京守臣待其將至預備陵寢繼遣一二大臣蒞葬中暇神襯之最下者斲而視之然後奉安及令諸道飭武備以戒不虞可乎此三事也謹按唐開元全盛時明皇幸東都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

守輦優奴數百被以錦繡飾以犀象而魯山令元德秀
獨製於為之歌遣樂工數十聯袂而歌之明皇見而嘆
曰賢人之言哉河內之民其塗岷乎因黜河內而陟魯
山今兩宮寂無來音而淮西一郡之民已有二十萬緡
之費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愚以
謂兩宮宿食供頓所經或無屋宇乞依南郊青城故事
行下有司預辦數千尺之青布臨時設張以庇風雨又
明詔諸路勿造宮殿勿飾器用以重費斯民可乎此四
事也謹按檀弓衛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
後乃葬則其服何對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
焉愚以謂梓宮之還天子哭泣衰經以從檀弓未葬之

禮可乎此五事也是五者雖若無補於國家安危存亡
實此係焉昔齊仲孫湫來省魯難既歸齊侯問曰魯可
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
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
而親之親有禮霸王之器也庸詎知兩宮來歸金人之
使不有若仲孫湫者乎愚是以知委存亡實卜斯舉檀
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聖人之後也四
方於子觀禮子盍廟諱諸孟子亦曰滕定公薨文公五
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吊者大悅嗚呼斯禮也可忽哉至於金人之情偽
則愚已畧見於前又詳於魏公之書夷狄之不可信也

尚矣盟如皦日而平涼之會猶或劫之今虜臣妾蓄我
初無詛盟夫以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
至於用兵所不可知者特其遲速遠近而要不能免也
雖嘗越王勾踐亦嘗臣妾於吳矣既而卒滅吳以朝魯
衛陳蔡執王之君愚以謂今日計患上主上不能禮下
群臣以集其謀與群臣不能輔佐主上以雪其耻如越
王之報吳而不在臣妾於虜矣不然危亡且在朝夕不
識執事以為如何祖宗積累至難宗廟社稷至重惟執
事其為國家念之干冒威嚴無任戰慄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

炎興下帙一百四

起紹興十年閏六月二十日壬辰盡十二月

二十日壬辰張憲克穎昌府

趙鼎責撻朝議大夫分司南京邵武軍居士

趙鼎聞金人敗盟用兵乃上書言時政秦檜忌鼎復用
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誣以罪言之遂責撻為秦檜之
憾鼎其始也鼎罷宰相出知紹興府檜具筵餞於浙江
亭鼎不留而登舟其成也以鼎上書言時政其憾不可
釋矣

劉光世回軍太平州

二十四日丙申張憲及金人戰於陳州克陳州

張憲克陳州岳飛令統制趙秉淵知軍州事

二十五日丁酉岳飛將楊成及金人戰於鄭州克鄭州

王勝克海州擒偽知州軍事王山

韓世忠遣都統制王勝率統制王權王升等諸軍取海州偽知海州王山及統兵官花太師至磨行與官軍相遇官軍擊退之去海州六十里勝令二更到城下諸軍齊進果二更至城下轉城不住擗舟趨城北城上以瓦礫拋擲亂擊舟人皆不顧而行逼曉至城北是時花太師退兵唯王山守城勝令諸軍分地攻擊勝坐於北壁壕下令諸軍早飯要白米飯猪肉段子食畢先使搭材

以長行擊刀斷其釣橋繩釣橋落以大竹荳草如黃河卷掃樣使數百人推至北門下釣橋有妨碍處即以鋸截去之然後推入縱火凡三巷擁其門而火發守陴者於黑烟中擲磚瓦打火燒門盡打火亦滅有磚瓦蓋地地不甚熱行隊方鱗次於門外而第四隊周成先入行隊皆入成舉認旗於城上衆呼曰周成第一功勝傳令盡開諸門諸軍自諸門皆入然火燒門道尚有燒在瓦礫之下昇水沃滅之治道而後勝入坐於十字街之民舍生執王山時花太師率兵到城下不及戰而退去父老僧道詣勝唱喏得罪勝曰國家以海州久陷偽境故遣官軍收復境土國家專行仁德不事殺戮各已安

心照管老小父老再拜謝曰欲乞哀歛金銀犒軍勝曰官軍入境秋毫不犯不須哀歛金銀如有猪肉米穀犒諸軍一飯可也父老拜謝而去率歛城中猪羊牛馬并般擔米麪犒軍勝受之分給諸軍即時報世中勝在城北居人猶未覺尚有賣糶者以頃攻城居人方稍避之世忠每出軍令諸軍秋毫不得擾民諸軍經過偽境踞傍有農夫皆倚鋤而觀

二十六日戊戌張俊克亳州

金人復占河南以酈瓊知亳州劉光世遣使臣趙立齋書至壽春府孫暉就差一人同往招瓊張俊亦遣二人齋書招之暉令南京進士蔡輔世同立先往輔世遇亳

宋人有相識者具以情偽告且曰公見酈侯未可直之當徐之也輔世知其意遣立齋書先行至門首者問之立酈人無謀乃言劉相公遣我齋文字來招酈太尉守者不敢隱遂送瓊所瓊不發書而焚之枷立項送獄俊所遣二人猶未知乃作商賈入城隸曲詣州衙計會通報既見瓊則出其文字瓊亦囚之并文字解送兀朮命陵遲處斬於京師瓊發二人之次日亦解趙立行密諭部送人縱其去時輔世復回壽春矣俊以大軍至城父是時王德已下宿州即引兵移亳與俊會於城父於是瓊謂三路都統曰夜叉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率衆遁去俊軍至城下有姓父老具香花迎軍入城初

喜見國家軍馬出酒食餉軍德功居最遷興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制有之曰智勇自見屢收不戰之功果毅敢前如踐無人之境德甚慰悅

張俊退軍殺前知濠州楊珪於途中

張俊軍馬在亳州一夜星斗晃耀夜半後俄有纖雲倏忽滿空遂大雨霽霈甲士皆坐於水中徹旦退軍留宋起知亳州留兵千人與之百姓失望楊珪者以子弟所授官仕劉豫後歸朝自言是武功大夫張浚以武功大夫授之而浚方經營淮北嘗曰當用諳練偽境事情者武臣為邊知州使之經營淮北珪知之乃具劄子迎浚浚意大喜遂令珪知濠州珪用刑慘酷人不敢犯金人

交還河南也珪受代往宿州居於歸慶館中兀朮再犯京師珪聞之徑走京師上書於兀朮獻取江南之策兀朮不用復還宿州是浚軍馬到宿亳間珪迎之又獻平戎書與浚浚知其投書於兀朮不中乃與俱還殺之於途中以逃亡聞揭榜召人捕捉之

趙鼎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秦檜令王次翁誣趙鼎知金人叛盟曾出怨言事故自邵武軍安置潮州

七月二日癸卯岳飛張應韓清堯西京

六日丁未李興知河南府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特轉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

初金人犯西京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迎擊收復伊陽等八縣又敗金人於河清縣奪到藝祖皇帝御容乘勢收復鄭汝州偽河南尹李成棄西京遁走於孟州興遂申朝廷乞差帥臣官吏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差兵官郝晟焦元蘊堅方來會合至是詔下就除興知河南府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仍特轉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訓詞褒美仍給貞俸皆出異恩也先是翟興嘗鎮撫河南許以便宜行事許興依翟興例是時張應韓清亦報收復西京矣

八日己酉岳飛及金人兀朮戰於郟城縣敗之

楊再興單騎入虜陣欲直擒兀朮不獲殺數千百人而

還身被數十創

十日辛亥岳飛敗金人於郟城縣

是役殺金人將阿李朶孛董

十四日乙卯岳飛統制王貴姚政敗兀朮於潁昌府中楊再興王蘭高林歿於陣

楊再興王蘭以五百騎直入虜陣殺數千人再興與蘭皆戰歿高林亦死聞者惜之獲再興之屍焚之得箭頭二升天大雨溪澗皆滿溢虜騎不得過官軍乃得還

十九日庚申順昌官吏手詔

詔順昌府官吏軍民等犯虜犯境王師扼衝惟爾吏民協濟軍事保扞城壘驅過寇攘眷乃忠勤宜加撫惠庶

本府見禁罪人除犯劫殺故殺鬪殺並為已殺人者并
十惡罪至死偽造符印放火官負犯入已贓將校軍人
公人犯枉法監主自盜贓並依法內枉法自盜罪至死
情理輕者奏取指揮鬪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
配千里外牢城斷訖錄案聞奏其餘死罪降從流之罪
已下並放官負在城守禦者並與轉一資軍人等第擣
設一次民間租稅昨降赦已放三年外更與放免二年
管下諸縣及鄉村人戶曾被賊馬焚劫財產屋業者並
依災傷法賑濟給舊使効曾經放散委有武藝才力可
使者依舊收補支給請吏管內遞鋪兵級更與擣設一
次逃亡軍人限指揮到百日内許於所在首身依舊收

管限滿不首復罪如初應本府縣有民間利害守臣條
具以聞詔書到日明告吏民各令知悉

二十一日壬戌飛自郟城回軍

岳飛在郟城衆請回軍飛亦以不可留乃傳令回軍而
軍士應時皆南嚮 旗靡轍亂不整飛望之口喏而不
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

八月揚沂中軍於泗州

四日乙亥韓世忠圍淮陽軍

韓世忠圍淮陽軍命諸軍齊攻之有帳前親隨成閔者
隨統制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於門之內閔身中三十
餘槍世安亦脛中四箭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復蘇

者屢矣世忠大呼賞之初閔之叔父戰於馬家渡身死
所得恩澤無子承受時閔為僧童世忠尋而得之令受
其叔之恩澤補初官世忠教以弓馬久之轉武翼郎為
帳前親隨而奪門立功世安以箭瘡不能乘馬匹遂肩
輿而行世忠怒令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
德大夫遙郡刺史世忠繳到告身復奏乞賞重閔以激
勸將士乃授涿州團練使

解元敗金人於沂州譚城縣

六日丁丑李山史貴韓直敗金人於陳州

初張憲得陳州也岳飛令統制趙秉淵守之金人圍陳
州飛統制李山史貴與劉錡軍統制韓直及金人戰於

城下敗之

八日己卯陝西統制吳玳統領侯信敗金人於河北中條
山柏梯谷

十日辛巳侯信敗金人於解州界殺其將毛可

十一日壬午李成攻河南府李興擊敗之

李成自孟州率金人五千餘騎犯河南府李興開城門
以待之成果疑不敢進興遣銳士由它門出擊之

岳飛劉光世來朝

揚沂中軍於宿州

十六日丁亥揚沂中軍潰於宿州

揚沂中進兵於宿州也以步軍退屯於泗州兀術詭計

三朝五聖錄 卷一百四
令人來告有金人數百屯於柳子鎮沂中以為然欲擊之或諫以為不可輕出沂中不聽留統領王滋蕭保領騎一千於宿州是夜沂中自將騎兵五千往襲于柳子鎮至明不見虜還兀朮以重兵伏其歸路沂中自柳子鎮回半途知其然遂以橫奔而潰至壽春府渡淮歸乃與王子蕭保相隔參議曹勛不知沂中所在表聞於朝朝廷大恐令淮東州縣退保沂中復還泗軍心始安自是潰兵由淮河上下數百里間三三兩兩而歸其死亡者甚衆

許淮南州縣退保

朝廷以金人復犯河南許淮南州縣權宜退保州縣

官吏皆有輕去之心

王滋蕭保及金人戰於宿州軍敗軍人屠其城

金人劫沂中不得志遂寇宿州王滋蕭保與戰不利金人入城怒州人納揚沂中之軍也乃縱屠戮

二十一日壬辰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王俊敗金人鶻眼郎君於盩厔縣南

二十三日甲午揚政軍統制邵俊敗金人於隴州汧陽縣牧牛鎮

河東統制王忠植克石州

九月揚沂中劉錡退軍鎮江府

七日戊申知河南府李興移治於白馬山

李成以累敗於李興乞兵於金國得番漢軍十餘萬興聞之度衆寡不敵即移治於永寧白馬山

縣
十二日癸丑楊政統領楊從儀邵俊敗金人於隴州汧陽

劉光世軍池州劉錡移軍太平州

十五日丙戌李寶以其衆歸於淮東宣撫司

李寶自五月在勃海廟克捷即放船越廣濟軍遇金人網船得銀絹錢米甚多將抵徐州與金人船相遇乃來戍徐州者寶方欲嚴備過徐州曹洋曰我有備矣金人不知我至必無備當拚擊之金人果無備皆不及持仗為寶所殺生擒七十餘人寶欲殺之洋曰不可我方欲

歸朝廷何不留金人生口以為實驗寶然之已過淮陽軍知軍賈舍人乘馬率人從十數追及叩岸呼曰爾為誰時寶之衆皆緋襖頭巾緋襖袍為號寶應曰我曹州潑李三也欲歸朝廷耳言訖引弓一發賈舍人中矢墮馬船已行矣出清河口渡南岬而見胡深作一寨聚居民養種深乃具申宣撫使韓世忠差許世忠王權來接引丙戌寶到楚州世忠犒勞甚厚寶以生口七十餘解赴世忠世忠大喜

劉錡來朝

十二月淮北宣撫使楊沂中還行在

呼延通投淮陰縣運河卒

遺史曰韓世忠晚年好遊宴常赴諸統制之請莫不以妻女勸酒世忠必酣醉而後歸唯呼延通忽有不平之意雖備禮邀世忠至私宅然未嘗輒離左右一日世忠與水軍統制郭宗儀會於通家世忠略寢通以手捉世忠之佩刀宗儀適見之搦通之手而呼曰統制不可世忠覺而大驚急馳馬奔歸而令擒呼延通既至世忠數其罪責為催德明軍中自効德明戍淮陰故通在淮陰世忠以十二月二十三日誕生是日諸軍獻壽者甚盛世忠臨聽事坐而受之最後通獻壽香世忠見通即走入府第不出通伏於地滴淚成泓衆勸促通通乃起身而去出門上馬奔還淮陰德明獻壽回數通不合擅自離軍之罪決數十下通快投運河運河水深急救之出水已不甦倒控其水以身着毛衫領窄水脹束其頸水不得出而死人皆惜之世忠後亦深悔恨

李興與李成相拒於白馬山

知河南府李興九月退報於永寧白馬山李成親率番偽首領衆十餘萬四面攻圍晝夜不息聲鼓震山谷凡兩旬聲不絕興親臨隘口撫恤士卒盡力禦之成不能施其技先是留守李利用總管孫暉棄城南歸也興與金人接戰興之家屬散亡兩三處暉度興必陷沒遂擁其妻周氏至襄陽奪其鞍馬掠其財物朝廷知之降詔俾本州存恤別給優廩興移治白馬山寨日

唯存幼子在側方虜勢圍急人心頗搖興召將士徧諭之曰今雖圍急當與諸公誓以死守毋或二心萬一山寨有失我豈汚於賊者當抱此子南嚮投崖以謝天子諸公欲出降者請自便諸將感泣由是諸隘益堅俄金國遣使齎黃榜招興以奉國上將軍官俾依舊尹西京其餘將佐官屬賞各有差興得檄不啓立斬來使以其檄繳赴朝廷白馬受圍久方深冬泉源枯涸軍民乏水衆皆病渴興焚香默禱一夕大雪泉脉涌溢將士皆以為興心精忠感應興雖在圍中至歲時伏臘專遣將士賫書取間道詣永安酌獻諸陵李成知興不可屈乃歛諸處攻隘圍兵於山下駐積芻峙

糧為久守之計興潛遣將士夜出焚劫營寨掩殺過洛水北十八里至三鄉鎮連戰克捷自是成大挫徑歸西京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

金人折合孛董以步騎五萬攻商州知州邵隆知其不可守乃焚倉庫毀廬舍棄城而去金人遂入商州

二十九日己巳邵隆襲金人於芍藥破敗之又敗於鴻門生獲阿沒孛董克商州

邵隆棄商州也乃屯於山嶺間金人已入城隆間道出芍藥口斷履釋之曰汝皆王民毋忘本朝衆感復携幼弱來歸隆遣其子繼春率兵出商州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鴻門金人以精兵五千來隆設三覆以待鏖戰兩時許大破之禽阿沒孛董隆始屯十日糧過期士飢鬻死屍噬草木疲困日甚及戰隆親鼓之呼聲動山谷無不一當百遂獲大捷繼春亦破洛南縣金人遁去隆加

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

是月楊沂中以兵三萬出征

二月三日壬申金人陷廬州

初朝廷命劉錡守廬州錡入城巡城一匝曰城不足守也會報虜騎漸犯州境錡遂棄廬州與張俊統制關師古冒大雨率衆而南金人陷廬州大縱殺戮

六日乙亥金人寇含山縣

初五日金人到柘臯乙亥馳騎至含山縣一百二十里半日而至以五百騎探知州動靜回報無軍馬丙子以六百騎再探之回報無軍馬丁丑以八百騎往探回報南軍深江金人即漸退去

韓世忠岳飛以兵援淮西

十日己卯張俊軍統制王德渡江先入和州

建康府探者回報金人寇含山縣漸犯和州時張俊諸軍雖已促裝猶未起發安撫使葉夢得曰金人已過含山縣矣距和州纔兩舍豈容更候探報萬一和州為金人所得長江不可保矣夢得請為證明具聞朝廷宣撫當命諸軍即令鼓行此行必勝俊遂令諸軍進發諭諸統制曰先得和州者勝王德曰王德當身死士卒為諸軍先鋒俊壯之將士皆鼓舞謹譟而行識者謂其氣銳可以勝矣或報已失和州者德曰德請復取和州乃率其部兵渡採石約俊明日會食於和州至中流聞賊勢

盛衆莫敢前德驅之進擢首先登岬俊宿於江州德率衆徑至城下馳驅先登遂占和州諸軍始得渡俊入和州會食如約金人猶守昭關捷奏至上親筆諭俊曰自卿提兵渡江曉夕為念得報已復和州卿謀慮精審分朕憂顧不勝嘆嘉是時俊亦具奏虜已在臣計中乞免聖慮決保無虞上得奏大喜

十八日丁亥張俊楊沂中劉錡及金人戰於柘臯鎮大破其軍

金人退軍也日行三五里或一二十里退至柘臯柘臯皆平地金人謂騎兵之利也張俊楊沂中會劉錡之軍皆到兀朮率鐵騎十餘萬分兩隅夾道而陳沂中輕進

不利統制官輔達被箭中目王德曰賊右隅皆勁騎吾
當先破之乃麾軍濟渡奮勇先登薄其右隅賊陳動有
一酋被鎧躍馬指畫部隊德引弓一發首應弦墮馬德
乘勢大呼馳擊諸隊德引弓軍皆鼓譟金人以拐子馬
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大敗之金人退還紫金山劉錡
謂德曰昔聞公威畧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錡
遂再拜焉俊有愛妾錢塘妓張穠也知書俊文字穠皆
與之栢臯之役俊發家書囑穠發照管家事穠有書
報俊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以堅俊之意且言今日
之事唯在於宣撫不當以家事為念勉思報國俊得
書釋然而喜遂以其書繳奏上大嘉親書獎諭以賜
穠仍加封雍國夫人俊以立奇功將佐十八人奏聞上
皆宣見臨軒勞問而訓練官任存曰臣生長田舍間賴
陛下神聖祖宗威靈僅能破敵安敢以微勞自矜上益
喜均賜金帶銀錠而別賜金錢與存

十九日戊子李顯忠軍統制崔阜敗金人於舒城縣

二十日己丑張俊克廬州

金人退於紫金山張俊得廬州與楊沂中劉錡之軍
皆駐於廬州上親筆諭曰卿以身殉國雅志乎敵摠
干以俟伏羲而超忘家室以專征冒水潦而不顧雖南
仲之出車就牧葉公之受命飲冰方之於卿未足多尚
又遣入內侍省副都知陳永錫勞軍歷歷戰地宣

三朝正史卷之二十一
旨褒寵甚渥

知襄陽府劉錫召赴行在

樞密都承旨周聿往措畫江上

三月四日癸卯金人寇濠州

金人自柘皋退兵於紫金山也濠州官吏皆謂金人必以銳兵來攻城請於知州王進使善備之進亦以為然發書告急曰至再四而通判軍州事張綱以邊機事請赴行朝進許之綱遂泛舟而去一日趙榮以百數騎至城下進登城望之榮語進曰大金以精兵三十萬旦暮臨城必要濠州勢不可當公且開門縱民出城使之為避地計且淮岍舟船頗多若水踞陸踞從便傾城而去

不三兩日間可以獲安方今滿城生靈寄命在足下足下宜念之進怒曰趙榮汝不能全節於朝廷乃為北軍游說耶使勁弩射之榮大怒少退罵進良久而去州人以趙榮曾偽知州事撫恤軍民秋毫不擾今所以來城下言者正為憐舊治之民耳或以從便避地之謀力請於進進不從癸卯北軍自延陵浮梁渡淮甲辰以鐵騎數萬列於東門之外連岡被嶺相屬不斷旌旗蔽野囂埃翳天州人然之猶皆戲笑以謂寇宏婁圍時城中無兵無食尚不能拔况今之食有餘而兵粗足尚何畏哉是時進有兵千餘又有宣撫司兵數百在城中北軍謂樓櫓皆腐爛攻之必破乃使人至城下招降而守陴者

怒罵之

八日丁未濠州兵馬鈐轄邵宏叛降於金人金人陷濠州知軍州知事王進被執大肆焚掠

金人犯濠州乙巳對城立礮且治衝車雲梯而又立鐵爐鎔金汁將為攻擊者王進令以礮擊之而礮竿折者再既而礮石直上十數丈不離礮坐而墜擊殺曳礮者數人識者皆以為不祥丙午金人以衝車雲梯之屬俱傳城疊數面力擊如雷霆震發城土與屋瓦皆動矢石如雨東南敵樓為飛礮擊損州人恐時城中民兵進以為不可倚用乃令於閑慢處屯止以隨行兵及宣撫司兵守城進兵多福建人未嘗經守禦或謂民兵自數

年兵火以來莫非百戰之餘也皆人可當百請以民兵禦使官兵為四壁策應進不從由是守陴弓弩皆不發進出入以鐵扇自蔽呵喝如常人皆寒心悚懼其日夕馳望者宣撫司救兵而已丁未兵馬鈐轄邵宏擦城投拜具言城內虛實而北軍遂益兵擊東南隅焚其樓櫓順風火烈倏忽而盡北軍遂乘勢登城眾皆奔亂城遂陷知鍾離縣事臧師仁者乃前知州楊珪之黨也民皆竊齒怨之至是先為亂民所殺進奔馬入郡宅朝服坐於聽事遂就拘執金人縱火於城中大肆剽掠凡貴賤老幼悉驅虜出城由是數萬之眾莫不離散官府解宅觀寺與居民廬舍片瓦不留皆被焚燬其所存者唯監

郡解後土地堂屋一間有瓦數十枚木椽數根至於城
面亦平毀數赤其所存者唯東壁女牆數十步而已初
張俊楊沂中劉錡在廬州也濠州發流星馬通告急著
日三四適會俊與沂中錡軍皆退廬州諸軍各人負
十日糧米欲過定遠縣退還江上矣俊遂越過定遠
縣不得已令諸軍趨黃連埠而城已陷
九月戊申楊沂中率兵襲濠州不克

楊沂中聞濠州已陷欲乘其囂亂襲擊之張俊劉錡
曰未可沂中不從戊申沂中率兵馳至城下窳然無所
聞唯城中有煙埃未息探者曰城中一空沂中遂令士
卒入城有遺棄衣服於路者士卒皆下馬拾遺物而北

門外金人伏兵皆入官軍退走金人馳騎追之官軍奔
周梁橋俊聞沂中兵敗出兵救之與敗兵相逆而行金
人漸止漸退時已近申漏矣官軍亦還翌日金人至周
梁橋收北軍之屍聚而焚之仍取遺棄衣甲而去

韓世忠以舟師遇金人於赤龍洲

世忠以舟師淮東宣撫司舟船數百艘載甲卒沂淮
而上欲解圍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於下流赤龍洲
曰赤龍洲水淺可涉大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扼舟
船請宣撫速歸我趙榮也諸軍聞之皆以其言有理
世忠亦命舟船速回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泇淮岍以良
弓勁弩且行且射於是矢着船如蝟毛及至赤龍洲金

人已伐木漸運至淮所未及扼淮而舟船已順流而下
幾為所扼金人自此遂歸黃連埠屯駐諸軍亦班師
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劉錡皆班師

張俊楊沂中劉錡自廬州退軍也士卒人負十日糧米
既至黃連埠軍皆乏食遣捷足及馳馬往建康催糧者
踵相躡也又遣提舉一行事務辛永宗親往催督永宗
至宣化不渡坐於民舍呼巡檢兵士令採藤花曰我偏
愛食此藥兵士為採藤花歸已移時矣坐間失其被氈
行人皆掩鼻罵之曰大軍燒火待炊提舉催糧不留心
如此建康軍中盍刷在寨應諸窠坐人及工匠各人
負米六斛星夜渡江又留守司就近呼集上元江寧兩

縣民夫相繼而行亦人負米六斛務其輕快也以縣丞
管押已有到滁州者會諸將班師而軍兵與民夫所負
之米悉棄於路側奔而歸曰歸到家不過陪米六斛而
已管押官縣丞竟不曾渡江而諸軍既至滁州錡與沂
中分路之和州俊與沂中自宣和渡江軍於建康錡駐
和州不渡申取朝廷指揮凡十一日得指揮渡江遂歸
太平州俊沂中皆憾之是時世忠亦以舟歸楚州俊進
少師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是役也岳飛不出兵為聲援
朝廷憾之

淮西從軍記曰紹興九年己未歲金人歸我河南故地
十年春朝廷命馬軍帥劉錡充東京副留守三月率本

部軍馬赴任中途而金人敗盟四太子兀朮以大兵入京師留守孟庾投降分兵欲取河南之地東南震動六月錡大破金人於順昌兀朮狼狽敗還朝廷之威遂振於是下命以韓世忠張俊岳飛各以本路宣撫兼河南北招討使並進兵閏六月至七月世忠取海州俊取亳州又取宿州飛取蔡州又取陳州京東西皆響應既而三師相繼班師先是飛方至陳州而俊已定宿亳遂還壽春引兵南渡而歸金人探知於是併力兵以禦飛兵不能支幾敗告急于錡錡為出兵牽制抵太康金人乃退飛軍得還於是殿帥楊存中充淮北宣撫副使而以錡為判官自行朝由泗上出兵至宿州累與金賊相遇

而兵敗復渡江歸行朝淮北別無軍馬朝廷亦命錡班師歇泊於鎮江已而移軍當塗金人懲敗簽兩河之人與番部其數十萬大舉為南牧計十一年正月犯壽春朝廷復命錡屯廬州錡所將步兵不滿二萬騎數百而已是月十九日錡被命北渡江壽春守臣孫暉與統制官雷仲已棄城而出金人於是入壽春盡殺守城南兵千餘人擊橋三道渡兵淮上二十五日錡至廬州駐兵城外時廬州帥陳密學卒於州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缺官吏軍民散出逃遁止有淮西宣撫司統制閻承宣兵二千餘人至是亦奔竄而出騎軍未盡集輜重尚遠而賊遊騎已至城下錡於是領兵復回二十六日

金人大兵入廬州遣輕騎數千追襲錡是日晚追及於西山口相去數里時小雨連日軍馬疲乏錡自以親兵八字軍數百人殿其後據山口而住使衆軍皆食訖復戈西向列陣以待追騎望見錡旌旗逡巡不敢逼相持至晚各解而退次日錡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自金人渡淮淮南之人皆避過江江南之人為遷徙之計惟視錡兵以為安危錡既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金人大兵據廬州雖時復遣兵入無為軍和州界內剽掠而不敢舉兵逼江者蓋懼錡之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後二月十五日乃渡兵采石以保和錡既得俊渡

江聲援相接乃相約進兵而殿帥存中亦自行朝而至朝廷乃命三宣撫合軍併力以禦金人十四日錡起東關領兵出清溪邀擊金人收復巢縣俊亦遣先鋒至含山金人遊騎在無為軍和州界者皆退十七日錡在柘臯與金人相遇夾河而軍河通巢湖闊二丈餘始金人見錡軍少意甚易之有出入於寨前者錡乃令軍士曳柴疊橋須臾橋成遣甲軍數隊過橋皆卧槍而坐金人望見復入不敢出良久俊遣其姪總管及統制王承宣德田承宣師中與楊存中並以騎兵相與犄角十八日與金人戰諸軍雜比橫騫而進內騎兵有稍却者錡命麾下斧手堵而前奮銳擊之金

人大敗退歸退歸廬州兀木乃舉兵北歸錡既勝以
所將步人甲重不能奔馳下令軍中不得虜掠諸軍
騎兵多者各勝乘龍逐搜羅敗散攘奪棄遺以為俘
獲而錡軍中一無所取二十一日三宣撫俱俱至廬州
城下數日之後俊存中大軍乃始畢集時淮東漕湖直
閣昉淮西漕李敷文仲孺江東漕陳卽中敏識皆被命
隨軍饋運朝廷又遣兩浙漕張少卿匯繼至會集於軍
前是時朝廷雖命三宣撫合軍不相節制然而三軍進
退主盟於俊而存中又俊之腹心也錡以順昌之功驟
至節鉞朝廷委任過諸大將而朝野士民之譽又翕然
故諸將皆切齒嫉之至是俊存中雖外為和同其實軍

旅利害二人同心錡皆不得預聞又不得專進止方金
人之初退虛實未明三年相視猶豫無決但聞俊存中
議欲棄壽春而移廬州於巢縣復以廬州為合肥而
濠州自金人侵犯圍閉城守日夜遣人至軍前求援至
三月初有被虜人民自淮上竄歸者皆言金人渡淮去
已遠而濠路又通初五日俊因會飲謂錡曰公步人久
戰可自此先回徑取采石歸太平吾與楊太尉至濠州
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而吾軍取宣化以歸金陵楊
太尉渡瓜州以歸臨安庶道路宿食樵爨不相妨仍命
諸漕備十月錢糧諸漕以水路止於廬州陸路無夫般
運遂議欲支糧軍士人一千使之附帶竟如謂漕之議

及令江東陳漕撥水踞網連入滁州以接濟二軍是夜
二軍調發遲明軍馬盡起獨俊留兵數百未行六日早
存中移俊帳會食訖二帥俱去行數里探者得報金人
攻圍濠州甚急俊茫然失色復遣一使臣馳邀錡錡遽
命軍中亦負十日糧繼二軍而行初九日去濠州六十
里地名黃連各駐軍北至則金人已破濠州殺太守王
進盡虜州人發掘城壁而去俊乃召存中錡謀之錡謂
存中曰兩府何以處存中曰斬殺耳相公與太尉在後
某當居前有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御有
利害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雖軍銳未為有制
且軍士被甲荷糧而趨今已數日本救援濠州濠州已

失進無所投人懷歸心勝氣已索又糧食將盡散處迥
野此危道也虜人雖詭計莫測今不若據險下寨塹地
栽木使人根本可恃然後出兵襲之若其引去徐為後
圖此全師保勝之道願相公圖之諸將皆曰善於是鼎
足以為營仍約逐軍選募精銳旦日入濠州俊遣斥堠
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謂金人破城之後無所籍
又畏大軍之來尋已去矣乃再遣騎數百往探皆無所
見俊乃遣將官王 謂錡曰已不須太尉人去錡乃不
行惟楊存中與王承宣領二千餘騎而往以兩軍所選
精銳策之四更起黃連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
列陣未定而金人伏甲騎萬餘於城兩邊灑烟舉於

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存中謂王曰如何王知其勢不可乃曰某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為宣撫利害當處之楊遷乃以策麾其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為令其走雨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人見軍馬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步人多不得脫殺傷甚衆遺棄器甲相屬於道黃連三軍聞之皆拔寨而起存中長驅十二日渡江後十四日渡江錡乃按部伍整旌旗最後徐行金人亦不復追而回錡至和州駐軍馬其奏二月十八日得旨乃歸當塗淮西之事大畧如此以士大夫所聞稍異多不得其實予始終從事其間故得而具記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六

炎興下帙一百六

起紹興二十一年四月盡十一月二十八日壬戌

四月參知政事孫近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孫近嘗建議復召張浚都督諸軍秦檜怒令御史中丞何鑄言其罪近遂罷參政宮祠

韓世忠張浚岳飛來朝

王湛為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兼措置河東忠義軍馬參議

官

王湛字彥清商州人略讀書史受業不專多機尚詐避
兵火于川中會邵隆退在川中湛屈已奉之隆知商州
湛亦隨隆歸商州漸補以官隆料金人有文還河南之
意然不久必復取之乃作料理河南之策書寫成編授
湛使詣行在湛至行在匿隆所授之文改為己文投贄
而見樓炤炤未之信既而金人許割三京地炤大驚以
湛所投贄白于宰相秦檜喜薦湛改官為樞密院編脩
官隨炤宣諭陝西回金人改盟用為節制司參議官
二十四日壬辰韓世忠張浚除樞密院使岳飛為樞密副
使
三 范同獻議於秦檜曰諸路久握重兵難制當以三大師

皆除樞密使副罷其兵檜喜遂奏其事上從之世忠浚
皆除樞密使賜浚玉帶飛樞密副使世忠既拜乃製一
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
襟作雍容之狀檜亦忌之唯浚任其自然故檜不致深
疑

二十七日乙未罷淮東西湖北京西宣撫司諸軍以御前
為名罷淮東西湖北京西軍撫司止用逐軍統制領將
之以御前為名謂之御前諸軍宣撫司並結局官屬各
轉兩官張俊獨留提點諸房文字王應求一名餘並發
歸本軍

五月七日甲辰詔諭諸軍

三朝北盟錄 卷二百六 二 欽定四庫全書
詔曰朕昨命虎臣各當閫寄雖相望列戍已大暢於軍
聲而專一隅顧猶分於兵力爰思更制庶集全功延登
秉鉞之元勳並任本兵之大計凡爾有衆朕親統臨肆
其偏裨咸得專達尚慮令行之始或隳素習之規其當
勵於乃心以務肅於所部簡閱無廢其舊精銳有加于
初異績殊庸人苟自懋高爵重祿朕豈遐遺尚摠忠義
之誠共赴功名之會咨爾在事咸服訓言更制之初人
心未定故降是詔

二十三日庚申揚沂中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殿前
副都指揮使

二十七日甲子王德加清遠軍節度使

王德建節賞拓臯之功也制詞有曰屬狂胡之匪茹裒
醜類以深侵初承突於淮壩變鳴張於江許賴爾先登
之勇過其方銳之鋒

田師中加定江軍節度使

田師中字吉甫以弓馬所子弟補官從京東河北制置
使梁方平累立戰功建炎初從統制張俊討李煜于東
京平杜用於陳州誅陳通於錢塘擒徐明於嘉禾皆有
功俊用為帳前提轄遷中軍將從討李成遷中軍統制
其妻乃俊之子婦也俊子亡遂以其婦再適師中師中
極諂佞呼俊為阿爹不啻如親父子故每戰必有奇功
而天下之人皆不信其果戰也至是賞拓臯之功與王

德皆授節鉞人無愚智皆以德為當而不稱師中

二十九日丙寅汪伯彥加檢校少傅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薨

汪伯彥以宰相敗事責永州安置秦檜嘗在其席下讀

書及為宰相薦其才復正議大夫俄復觀文殿學士江

東安撫大使兼壽春府廬和等州安撫使知池州清議

不容臣僚言其誤國遂得宮祠時紹興元年也二年檜

再薦伯彥知廬州四年臣僚言其罪落職罷之七年檜

再薦復資政殿大學士九年檜專國遂復伯彥觀文殿

學士知宣州又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至是致仕

加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少師謚忠定

劉光世來朝

張俊岳飛往淮東撫定韓世忠之兵

更軍制之初諸軍未悉朝廷之意將士不安乃命張俊

岳飛拊循之

劉錡罷淮北宣撫判官

張俊揚沂中屢言淮西之戰劉錡不力謂其怯懦至是

罷錡淮北宣撫判官岳飛乞且留錡掌兵

六月十六日癸未建康府留守葉夢得加觀文殿學士

先是和州之役張俊猶遲遲未有渡江之意知建康府

兼行宮留守葉夢得力促其行於是大軍欣躍俊見軍

情勇於出戰乃令進發王德首取和州次有拓臯之勝

三朝北盟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三 欽定四庫全書

皆夢得啓之也上嘉夢得之心乃加觀文殿學士

張俊岳飛至楚州撫諭韓世忠兵

張俊與岳飛既到楚州飛居于州治俊乃在城外而中軍統制王勝引甲軍而來日呈點軍馬或告俊曰王勝有害樞密意俊亦懼之問勝曰將士何故擐甲勝曰樞密來點軍馬不敢不帶甲俊令卸甲即卸甲俊猶憾之飛點兵簿方知世忠止有三萬餘人乃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飛回駐于鎮江府知泗州劉綱詣行府稟議綱曰泗州在淮河之北城郭不固無兵無食如有緩急守乎棄乎飛徐徐言曰此是潤州更有何名綱曰京口飛再問之綱

曰丹徒飛三問之綱曰南徐飛曰只此是矣綱退大歎服曰岳鵬舉果有過人初李寶歸于韓世忠也世忠令寶戍海飛到楚州即呼寶至楚州慰勞甚周至使下海往登州以來牽制寶焚登州及文登縣而還

十七日甲申李興自白馬山班師至鄂州

李興知河南府事據白馬山與李成相掬凡數月成不能攻遂歸西京朝廷以興糧餉不繼孤軍難守即詔班師興統率軍民幾萬人南歸至大章谷逢金人數千騎邀路興擊敗之金人既退方得路南行以是日至鄂州宣撫使岳飛已除樞密副使於是都統王貴申請樞府乞留興鄂州遂就差左軍同統制

遷海州民于鎮江府

張俊以海州在淮北恐為金人所得因命毀其城遷其

民于鎮江府人不樂遷居莫不垂涕并命遷楚州軍馬

錢糧于鎮江府

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劉光世罷為萬壽觀使

劉光世既罷自此遂居于温州

七月詔張俊沿江視師

初岳飛與張俊同至楚州撫諭韓世忠軍飛與俊議事

不協歸至行在飛請獨留不復出掌兵其寮屬皆乞宮

祠而去俊獨在出沿江視師

八月二日戊辰持服檢校少傅張中孚起復為兩浙東路

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特服清遠軍節度使張中

彥起復為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建州駐劄

八日甲戌樞密副使岳飛罷為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

醴泉觀使

金人遣莫黻怒回

金人第一書

金人都元帥第一書曰皇統元年九月日皇叔尚書左

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去歲使至遠沐

書翰良認勤意爾後哀哀頗踈嗣音即日動靜之間茂

惟神介休祉爰念日者國家推不世之恩興滅繼絕全

昇濁河之外使專綏治本朝偃息民兵求圖康乂豈謂

字缺封之始已露狂謀情不由衷務惟惑亂其如詳悉條
目朝廷已嘗諄諭藍公佐輩厥後莫將之來輒申慢詞
背我大施尋奉聖訓盡復賜土謂宜存省即有悛心乃
敢不量己力復逞蜂蠆之毒摧蕩邊鄙肆意橋梁致稽
來使久之未發而比來愈聞於妄作罔革前非至於分
遣不逞之徒冒越河海陰遣寇賊剽攘城邑考之載籍
蓋亦未有執迷怙亂至于此者今茲荐將天威問罪江
表已會諸道大軍水陸並進師行之期近在朝夕義當
先事以告因遣莫將等回惟閣下熟慮而籌圖之餘莫
以時善衛生理專奉書披達不宣
朝廷遣劉光遠曹勛使于兀朮

朝廷答書

某啓季秋霜冷伏惟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
公台候起居萬福軍國任重仰勞經畫莫將等回特承
惠書祇荷記存不勝感激某昨蒙上國皇帝推不世之
恩日夜思不知所以圖報故遣使奉表以脩事大之禮
至於奏稟干請乃是盡誠不敢有隱從與未從謹以聽
命不為上國遽起大兵直渡濁河遠踰淮浦下國恐懼
莫知所措夫貪生畏死乃人之常將士臨危致失常度
雖加誅戮有不能禁也今聞興問罪之師先事以告仰
見愛念至厚未忍弃絕下國君臣既畏且感專遣光州
觀察使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劉光遠成州團練

使武功縣開國子曹勛往布情懇望太保左丞相侍中
都元帥領者國公特為敷奏曲加寬宥許遣使人請命
門下生靈之幸下國之願非所敢忘也惟祈留神加察
幸甚向寒竊冀保重有少禮物具于別封伏乞容留不
宣

鄂州軍統制張憲謀為亂都統制王貴執之送于樞密行
府

張憲以前軍統制為提舉一行事務得岳飛之子雲書
遂欲劫諸軍為亂且曰率諸軍徑赴行在乞岳少保復
統軍或曰不若渡江往京西朝廷必遣岳少保來撫諭
得少保復統軍則無事矣漸泄露百姓皆晝夜不安官

司亦無所措置唯憂懼而已都統制王貴赴鎮江詣樞
密行府稟議方回到鄂州軍前副統制王俊以其事告
之貴大驚諸統制入謁貴貴遂就執憲送于樞密行府
是時張俊以樞密使視師在鎮江建康也俊令就行府
取勘王應求請樞密院職級嚴師孟令史劉興仁推勘
師孟興仁以樞密院吏無推勘法恐壞亂祖宗之制力
辭俊從之遂命應求推勘獄成送大理寺俊小名喜兒
濟南府人范瓊領兵在京東俊為劄子

九日甲辰吳璘克秦州

金人吳玠即君駐軍于秦州之丁劉圍偽安撫使其以
五路兵屯秦州甲辰吳璘及姚仲以兵復取秦州偽安

撫使其迎官軍降五路兵皆散

十月丁巳姚仲及金人戰于丁劉圍敗之

吳璘既得秦州甲寅姚仲率先濟渡屯于原下金人吳璘即君屯于原上丁劉圍璘問諸將何以戰必勝仲曰戰于原下則敗戰于原上則勝璘以為然諸將之議皆不同仲曰諸將所不同者憚辭勞苦不款攻上原耳若金人乘勢而下我兵敗矣璘卒從仲議丙辰仲率兵半夜取間道登山去虜寨一二里間捉歇喫乾糧向曉天大寒士卒皆燒火金人覺之仲乘勢進擊諸軍尾進金人大敗有騎將揚萬者膂力過人生挾一千戶回詣璘前誇勇璘曰揚萬可斬也正方慶戰豈可得一賊而使

回和萬投千戶于地聲喏復上馬入陣吳璘即君退保納家城官軍圍之俄被金字牌指揮勤兵歸成吳璘即君乃得歸宣撫副使胡世將惜其功之將就可以生致吳璘即君笑乃歎曰何不降金字牌且來世將處和吳璘即君受圍于納家城也追汧原路經略使秦弼策應不至吳璘即君既得脫歸遂罷弼

三十日乙丑即隆及金人偽知魏州賈澤戰于魏州敗之復魏州

十月金人陷泗州又陷楚州

金人侵泗楚張俊曰南北將和虜謂吾急欲據柘臯之憤耳勿與交鋒則虜當自退陰遣戚方至泗州巡緝金

人果引去

十日乙亥金人元帥第二書

書曰皇統元年十月十日具位今月四日劉光遠等來
得書審承動靜之詳為慰所請有可疑者試為閣下言
之自割賜河南之後背惠食言自作兵端前後非一遂
致今日鳴鍾伐鼓問罪江淮之上故先遣莫將回具以
此告而殊不見答及有遽起大兵直渡濁河之說不知
何故雖行人面列之語深竊勤至惟曰聞外之命聽其
書詞脫落甚不類如果能知前日之非而自訟則當遣
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及所賫緘牘敷陳萬
一庶幾其可及也惟閣下圖之薄寒竊莫對時保重專

奉書披答不宣

莫將王公亮使于金國

朝廷答書

某啓孟冬漸寒伏惟太保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
鈞候起居萬福軍國任重悉勤籌畫劉光遠曹勛等回
特承惠示書翰不勝忻感竊自念昨蒙上國皇帝割賜
河南之地德厚恩深莫可論擬而愚識淺慮慮事爭錯
自貽罪戾雖悔何及今者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
省國公奉命征討弊邑恐懼不知所圖乃蒙仁慈先遣
莫將韓恕明以見告今又按甲頓兵發回劉光遠曹勛
惠書之外將以弊帛仰認寬貸未忍棄絕之意益深慙

荷令再遣左正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文安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戶魏良臣保信軍承宣使知閣門事兼客省
四方館事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王公庭充稟議
使副伏蒙訓諭令敷陳畫一竊惟上令不從乃命之常
豈輒有指述重蹈僭越之罪專令良臣等聽取鈞誨顧
力可遵稟者敢不罄竭以荅再造仰祈鈞慈特賜敷奏
乞先歛士兵許散邑遣使拜表闕下恭聽聖訓向寒伏
冀倍保鈞重有少禮物具于別封竊冀容納不宣

十三日戊寅岳飛送大理寺

王貴解押張憲至樞密行府張俊送憲于行在遂下大
理寺秦檜奏請以岳飛同下大理寺鞫勘及狀於是飛

坐大理獄判宗正司士儂作文字欲解救之不密漏其
語或聞之以告檜檜令臺官言士儂有不軌心責建州
拘管死于建州飛初對吏立身不正而撒其手旁有卒
執杖子擊杖子作聲而叱曰义手正立飛悚然聲喏而
义手矣既而曰吾嘗統十萬軍今日乃知獄吏之貴也
金人陷濠州

是時濠州境內人煙稀少不能渡江之貧民往往在橫
澗山許家舊寨有招前信縣主簿呂浩者主其寨金人
雖得濠州但空城而已酈瓊孔彥舟與數金人至橫澗
山浩野服下見之皆再生于石上談說移時金人約十
日再來果如期而至浩再見之即引與俱北去

邵隆及金人偽知陝州鄭賦戰于陝州敗之克陝州

十一月七日辛丑金人元帥兀朮遣使來第三書

書曰皇統元年十一月七日皇叔太保尚書左丞相兼

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魏國公時寒想惟安善近

魏良臣至伏辱惠書語意懇勤自訟前失今則惟命是

聽良見高懷昨離闕時親奉聖訓許以便宜從事故可

與閣下成就此計也本擬上自襄江下至于海以為界

重念河南凋弊日久如不得淮南字關唐鄧二州以地勢

觀之亦是淮北不在所割之數來使云歲貢銀絹二十

五萬疋兩既能盡以小事大之禮貨利又何足道止以

此乞為定又云淮北京西陝西河東河北自來流亡在

南者願歸則聽之理雖未安亦從乞外有燕以北逋逃

及因兵火隔絕之人並請早為起發今遣昭武大將軍

行臺尚書戶部兼工部侍郎兼左司郎中上輕車都尉

蘭陵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蕭毅中憲大夫充翰林侍

制同知制誥兼右諫議大夫河間縣開國子食邑五百

刑具贍等奉使江南審定可否其間有不可言者一一

口投惟閣下詳之既盟之後即當聞於朝廷有如封建

大賜又何疑焉有少禮物具咨別幅隆冬竊冀順天廟

衛眠食專持書奉答不宣

何鑄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使于金國容州觀察

使曹勛副之

二十八日壬戌韓世忠為太傅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
醴泉觀使

臣僚累言韓世忠之罪上留章不出世忠亦忌秦檜陰
謀而請罷遂以太傅為醴泉觀使世忠杜門謝客絕口
不言兵不發親戚平交書平時將佐部曲皆莫見其面
福建路安撫大使張浚罷為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醴
泉觀使任便居住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七

炎興下帙一百七

起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盡其日

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岳飛死于大理寺獄中誅岳雲張
憲岳飛在大理寺獄未肯招伏先是飛自郾陵回軍也
在一村寺中與王貴張憲董先王俊夜坐移時不語忽
作聲曰天下事竟如何衆皆不敢應唯憲徐言曰在相
公處置耳既退俊握先及貴手曰太尉太尉聞適來相
公之言及太尉之對否先與貴曰然及俊告飛使子雲
通書軍中事因言郾陵路中之語追先赴行在時雲與
憲已伏誅矣秦檜語先曰止是有一句言語要爾為證

證了只今日便可出仍差大程官二人送先赴大理寺
并命證畢就今日摘出繇是先下大理寺對吏即伏吏
問飛飛猶大伏有獄子事飛甚謹至是獄子倚門斜立
無恭謹之狀飛異之獄子忽然而言曰我平生以岳飛
為忠臣故伏事甚謹不敢少慢今乃逆臣耳飛聞之請
問其故獄子曰君臣不可疑疑則為亂故君疑臣則誅
臣疑君則反若臣疑於君不反復為君疑而誅之若君
疑於臣而不誅則復疑於君而必反君今疑臣矣故送
下棘寺豈有復出之理死固無疑矣少保若不死出獄
則復疑於君安得不反反既明甚此所以為逆臣也飛
感動仰天者移時索筆着押獄子復事之恭謹如初癸

已飛死于獄中裊其首市人聞之悽愴有墮淚者其子
雲及憲皆棄市初獄成大理寺丞李若撲何彥由謂飛
罪當徒二年白于大理卿周三畏三畏是日遂白于中
丞萬侯高高不應三畏曰當依法三畏豈惜大理寺卿
那有王輔者投書于秦檜具言飛反狀已明檜以書付
獄高卒致飛于死既而高彈若撲以其兄若虛嘗為飛
幕中參議故欲黨庇之耳彥由附會撲是時若虛方知
宣州乃送徽州羈管而若撲彥由皆罷初飛執兵權之
日遣使臣王忠臣往楚州韓世忠處下書得回書欲歸
臨行世忠囑之曰傳語岳宣撫宣撫有結髮之妻見在
此中嫁作一擁押隊之妻可差人來取之忠臣回密報

飛以世忠語飛且曰履冰渡河之日留臣妻侍老母不期妻兩經更嫁臣切骨恨之已差人送錢五百貫以助其不足恐天下不知其由也上令報行

岳侯傳曰侯名飛字鵬舉相州人也少為韓魏公家庄客耕種為生於靖康未聞張所為河北招討侯遂投軍往三次方得見張所所觀侯才武特刺効用令帳前使喚至建炎初王彥為張所前軍統制用侯為使臣王彥行軍往太行山遇金賊接戰侯獲勝奪馬數十疋并擒拓跋耶烏差侯統前軍準備將至二年侯為王彥所疑夤夜自引一軍千人投京城留守杜充充用侯出入數有奇功遂遷侯為中軍統制至三年春二月被虜將張

用王善領兵約五十萬衆叩京城留守杜充遣侯并丁進桑仲馬臯等各統兵迎戰不終朝潰散張用王善兵騎敗走陳州後金賊兀朮與侯軍連年拒戰侯兵勢弱不加虜衆遂遭所潰隨杜充奔京城前往建康其時在京居民已降金虜內有劉經扈成戚方等諸將於建康乘勢為亂劫掠州郡唯侯一軍秋毫無犯屯于宜興縣官吏民戶皆懼所奔家業走宜興縣投侯居住蓋緣侯軍整肅不令搔擾民庶有犯者並依軍法似此前後一年收捕扈成戚方及斬劉經并留守司敗殘官兵千餘人復取建康詔民安業四年常州太守林茂薦侯於朝廷充通泰鎮撫使時賊首李成自呼李天王并馬進商

元等共提兵三十萬占并淮西淮南數州屯駐往來劫掠朝廷差張俊充兩淮招討使統軍十萬與李成相拒緣李成兵銳數戰未能獲勝張俊奏朝廷乞侯同王瓌陳思恭以本軍隸之李成遣偏將馬進領兵二十萬對壘於洪州諸將不敢當其鋒張招討請侯議曰俊與李成數戰不勝公有何見願求一計侯對曰某既蒙所問不避僭越用兵者無他仁信智勇嚴五事不可不用也有功者重賞無功者重罰行令嚴者是也某雖不才乞為先鋒與敵迎戰必可破賊俊喜而許之選精兵三萬并本部諸將拒馬進至王隆觀大破進軍進走筠州侯領兵追之殺降賊步軍五萬餘衆李成商元北走侯又

統衆招降張用等兵數萬侯功第一改差充神武後軍統制兼權沿邊鎮撫使至紹興二年又統本部軍馬前去湖南接連廣界收捕曹成戰于道州大破賊數萬加中衛大夫武昌軍承宣使又復軍往潭州界收劉忠紹興三年偽齊劉麟并四太子兀朮約兵三十萬衆併兵大舉犯除和通泰直抵揚州宣撫使韓世忠困於楚州侯聞曰若得其石通州豈懼兀朮劉麟收曹成劉忠事纔畢再奏收復虔州山賊侯遂令人探察其賊首係彭鐵大廖八姑王勝李洞天等約兵十餘萬山寨百餘座侯將王萬寇成徐慶首先破固石洞又遣王貴龐榮張憲等分頭領攻打賊寨兩月之間捉大小首領五百餘

人彭鐵廖八姑王勝李洞天等作過賊首加鎮南軍承
宣使江西湖南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偽齊劉豫遣劉
麟并大將李成等兵五十萬衆占據均襄隨郢為久駐
之基侯奉勅回軍徑往漢上與李成戰于郢州遂擒斬
荆超成退走襄陽侯先復郢州至襄陽成聚兵再戰又
敗走鄧州侯進兵成奔鄧州走潁昌府侯三戰復漢上
六州加侯清遠軍節度使偽齊劉豫遣劉猊王瓜角孔
彥舟李師推商元等兵二十萬攻廬州委侯回軍解圍
侯先遣牛臯徐慶李山救應又會合劉錡與偽齊接戰
于廬州孔彥州認是牛臯徐慶等兵至遂不戰起寨回
走回京師加侯振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招捉

使鼎州洞庭楊太鍾子義等作亂據鼎澧潭等諸縣朝
廷遣王夔劉寶并崔曾吳全等將兵七萬收捉湖賊戰
數不利再委侯同張浚督諸軍出征時賊勢甚銳浚懼
曰此賊非易可圖欲侯明年與公討之侯謂丞相曰未
可若論來歲賊勢大張以某所見不過旬日擒捉賊衆
浚見侯志勇驍雄於是從之浚往湖南安撫司差任士
安王俊等領兵二萬與飛同共調發侯方欲料敵次不
委任士安王俊孫議等不稟前進為敵所敗侯急下令
諸將曰限三日不平楊太等賊定斬汝輩立功者重賞
湖賊楊太等曰吾聞岳宣撫領兵二十萬已入潭州鼎
州至今多日不見到來豈不詐也想任士安等懼吾佯

言岳軍至遂令揚欽黃佐領兵五萬前赴士安十里到
金橋山忽遇飛伏兵四合大破賊衆揚欽黃佐等見兵
敗少覩委是岳兵至揚欽等料不能敵降揚欽獻計曰
揚太可擒容欽令人報揚太令任士安兵敗因走又聞
後有救兵至吾兄急將士卒速來助欽擒捉士安等以
除禍根揚太聞之必自領兵前來相公多用伏兵捉揚
太不為難也遣牛臯傳選王剛等各領兵伏於道側揚
太果自領兵前來應援牛臯傳選王剛等伏兵發揚太
得乘舟走入水寨侯親臨大湖當峻山嶮處隔水令人
罵之率衆般運草木於水中賊營中間罵聲爭用磚瓦
石拋擊上流放草木為瓦石填平人騎往來並魚阻隔

侯遂將兵衆長驅深入水寨擒揚太夏成鍾子義等並
斬之殺降賊首周倫周亮張百通等并戰舟百隻前後
八日平盪盡靜加侯檢校少保行營都總管右護聖將
軍紹興六年加侯為少師武定勝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江夏駐劄時金賊兀朮與偽齊劉麟率大
將賈澤商兀崔臯李成孔彥舟王瓜角等尅鎮汝蔡商
號唐鄧京西大舉有南下之意諸帥養寇不進侯遣王
貴董先傳選等將兵騎二萬於唐州北陽牛蹄白石何
家寨遇番偽賊衆李成王瓜角王大捷李序商兀等兵
約十萬迎戰自辰至申賊衆敗走連夜進兵追至蔡州
遂平縣擒王大捷李勒郭安時李序等奪馬千餘足降

士卒三千餘衆權暫屯北陽歇泊偽鎮汝軍總管薛亨馬汝翼等兵五萬犯方城縣侯遣牛臯王剛以步八千往方城東北二十地名昭福遇偽總管薛亨數戰亨兵敗走牛臯等追至和尚寨擒薛亨斬馬汝翼奪馬三百餘疋降士卒千人屯兵方城偽西京實留守統制郭德魏汝弼施富任安中等兵騎五萬犯鄧州界侯又續遣張憲郝揚再與共兵一萬前去迎則至內鄉相拒二日憲與郝揚再興議曰賊勢甚銳必欺敵我以輕兵迎戰佯敗退走賊見必來追我我即伏兵取勝衆曰善遂發兵於來日早使輕兵迎戰佯敗走偽兵果來追伏兵發前後夾擊擒郭德施富奪馬五百餘疋降士卒千

人魏汝弼收殘軍走歸洛陽侯自慮雖獲捷然金人兀末偽兵百萬糧食千里急緩難保又見諸路按兵不舉遂收軍復戍鄂州將擒到偽大總管薛亨并郭德等一十七人奪到馬二千餘疋降卒五千餘人解押赴行在上赦薛亨等賜銀絹并各人官資上更賜一官付侯軍中使喚時秦檜當國方主和議忌侯申奏乞持母服弃軍權居江州廬山檜遂舉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軍事詔侯赴行在加侯河南河北諸路招討使并湖北京西路宣撫使侯方欲計議用兵有深入虜界北伐之意紹興八年秋九月胡虜講和侯議奏曰不可與和緣虜人羊犬之性國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復兵三京陵寢

事大然後謀河朔復取舊疆臣之願也臣受陛下深恩
重祿無一時敢忘因此與秦檜有隙紹興九年加開府
儀同三司紹興十年金賊兀朮侵犯河南朝廷詔諸路
再舉侯遣李寶孫彥戰于曹州又周彥揚再興牛鼻策
應與李寶孫彥合兵再戰大破虜軍二十萬元朮領潰
兵走往汴京侯又遣張憲傳選與韓常戰於潁昌常軍
大敗退走陳州求救兀朮侯遣牛鼻徐慶崔虎王攔助
張憲傳選與兀朮韓常大戰于淮寧虜軍敗走汴京張
憲屯兵陳州侯兵自屯郟城縣又遣王貴董先姚政馮
賽岳雲等兵三萬占據潁昌為久駐之計又分兵攻戰
諸州遣郝晟張應韓清取鄭州孟邦傑劉政攻永安軍

赦晟張應與孟邦傑併兵攻戰河南府李成王勝等兵
十餘萬敗走奔洛陽歸懷孟梁興趙鬼火等軍戰絳州
沁水縣賊退走濟澗斬番將何波那千戶孛朮兀朮并
龍虎大王威武將軍韓常兵十二萬元朮臨潁侯在郟城
揚再興李璋將騎軍三百為二隊至近臨潁遇兀朮大
軍戰揚再興王攔戰歿俠整搦軍馬連夜起發於次日
早拂明至小張橋離臨潁二十里下寨有探騎報曰夜
來三更兀朮并韓將軍等人馬起寨退走前去汴京侯
歆乘勢追趕遂申奏朝廷曰臣聞漢有韓信項羽投首
蜀有諸葛二主復興臣雖不才望比此乞與陛下深入
虜境復取舊疆報前日之耻伏望陛下察臣肝膽表臣

精忠竭力以一報臣之願也表到秦檜大怒忌侯功高常用間謀於上又與張俊揚沂中謀乃遣臺官羅振奏兵微將少民困國乏岳其若深入豈不危也願陛下降詔且令班師將來兵強將衆糧食得濟興師北征一舉可定雪耻未晚此萬全之計時侯屯軍於穎昌府陳蔡汝州西京永安前不能進後不能退忽一日詔書十三道令班師赴闕奏事令諸路軍馬並迴師侯承宣詔又不敢便行收兵恐兀朮聞知斷我軍路故虛張其聲科買布帛造戰牌言進兵北討兀朮使人聽探聞侯有北討之意引兵夜遁一百餘里我兵亦退四十五里至裴城先令牛臯備戰時有人報兀朮曰南家兵奔走已奔

穎昌兀朮得知提兵復進侯軍侯屯于蔡州時梁在河北絳州尚未得知侯謂諸將曰梁與見在河北與金人決戰退走翼城縣趙秉淵戰守淮寧亦不知南歸侯遣李山史貴將兵救梁與趙秉淵等迴蔡州兀朮不敢進兵侯將諸軍人馬依次調發歸江夏自將二千騎取順昌入淮赴詔加侯樞密副使侯曰所得州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難以中興乾坤世界無由再復有人密報秦檜檜轉惡之十一年大金約和上令議講和事便與不便侯奏曰金虜無故約和必探我國之虛實竊如中前正約和間併兵盡舉張浚不能迎遇其軍大潰失離川陝兀朮韓常重兵攻淮西是時韓世忠在楚州亦無所

措遂求救于朝廷後無旬日盡失淮楚退兵回往鎮江以拒江為險更無前進之意大槩行兵無方略料敵無智勝賞罰不明信令不行兵無閉志是以戰之不剋攻之不拔則敗之由也如臣提兵深入虜境穎昌之戰我兵大捷虜衆奔潰前入汴京當時若得戮力齊心上下相副併兵一舉大事可成今日兀朮見我班師有何懼而未約和豈不為詐據臣所見為害不見為利也秦檜與張俊楊沂中同共舉劉錡為江淮招討都督諸軍檜密遣王俊同王貴前去謀陷侯王俊王貴等觀望奏張憲岳雲欲謀反等事俄將張憲岳雲扭械送大理寺根勘上聞驚駭秦檜奏乞將張憲岳雲同證白其事是時

侯尚不知良久秦檜密遣左右傳宣請相公略到朝廷別聽聖旨侯既聞宣詔即時前去却引到大理寺駭然曰吾何到此纔入門到廳下轎不見一人止見四面垂簾纔坐少時忽見官吏數人向前云這裏不是相公坐處後面有中丞請相公略來照對數事相公點頭云吾與國家宣力今日到此何也道罷隨獄吏前行至一處見張憲岳雲露頭赤體各人扭械渾身盡皆血染痛苦呻吟又見羅振等將王俊王貴受張憲岳雲并侯反叛罪文前來云國家有何虧負你三人却要反背侯向万侯高羅振曰對天盟誓吾無此負於國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損陷忠臣吾到冥司與汝等面對不休衆人

聞說其羅振并御史中丞万侯高等相公既不反記得
遊天竺日壁上留題曰寒門何載富貴乎衆人曰既出
此題豈不是要反也侯知衆人皆是秦檜門下既見不
容理訴長吁一聲云吾方知己落秦檜國賊之手使吾
為國忠心一旦都休道罷合眼任其拷掠案牘圓備先
將張憲岳雲二人虜斬紹興十年冬十一月二十七日
侯中毒而卒葬於臨安菜園內天下聞者無不垂涕下
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檜云後紹興二十三年三月內有
殿前司神勇後軍施全將一鋤刀伏於閣處等檜朝迴
向前刺之為轎子所隔不中施全依法賜死紹興三十
年北虜犯邊連年大舉

上思曰岳飛若在虜軍豈容至此即時下令脩廟宇云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

炎興下帙一百八

起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盡十二年八月

林泉野記曰飛相州人為韓魏王家佃戶靖康末張所
 招討河北飛始投効用建炎初所都統制王彥以飛為
 將從彥與金人戰太行累立功後彥疑忌飛才乃率其
 衆降京城留守杜充為統制三年賊張用王善擾京師
 充遣飛及丁進彖仲破之充後守建康叛歸虜諸將扈
 成戚方皆反惟飛全一軍屯于宜興縣時常州吏民避
 狄居縣中者甚衆賴飛而全四年至湖州以衆隸張俊
 薦諸朝除通泰鎮撫使戰敗虜衆紹興初命飛聽江淮

招討張俊以拒李成將馬進來約戰飛請為軍鋒擊破
進於洪州王隆觀追至筠州蘄州頻勝飛功最又擊降
張遇衆五萬授神武右軍副統制二年破曹成於道州
轉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三年又敗曹成於道州平
虔州山賊數萬來朝加鎮南軍承宣使江西制置使神
武後軍統制四年劉豫將李成寇京西飛敗之復鄧州
進復襄陽鄧隨唐等州又復潁昌遷清遠軍節度使湖
北京襄制置使豫畝攻廬州飛遣統制牛臯徐慶會張
琦軍擊敗豫衆五年改鎮寧軍節度使往鼎州討湖賊
揚太太黨揚欽有衆數十萬拒命會有詔召都督張浚
防秋欽侯再舉乃出一小圖指示浚攻賊出入之要請

除來往之程期以八日擒賊浚從其言先是湖南統制
任士安王俊昶最等不稟帥王瓌命故屢致敗飛至鞭
士安及孫議使先餌賊告曰三日不能平賊皆斬初揚
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士安等衆少併兵來戰
飛俟其困率大兵四面伏發賊衆殲盡奪舟入據水寨
欽等窘服相率出降餘衆尚數萬飛杖欽等一百遣回
衆其被杖未及為計夜襲其營殺戮甚衆俘欽等還唯
夏誠一寨背山三面臨湖恃險不下飛親臨測水淺處
遣善罵者二千人隔水罵賊賊爭擲瓦石以擊之飛先
令人伐草木投之上流瓦石遇草相積壓良久淤塞可
涉遂長驅進擒其衆湖南平止八日加檢校少保以其

軍為行營右護軍六年加檢校少傅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征劉豫克鎮汝軍商鞬州西京長水縣慨然有清中原之志而諸軍養寇不進飛乃退軍鄂州統制王貴敗豫軍于商州等處七年進太尉與宰張浚議事不合乞持母服居江州廬山浚命張宗元為宣撫判官撫其衆詔飛赴行在喻遣還軍八年入朝與宰相秦檜議和不叶九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十年虜叛盟飛遣統制李寶孫彥敗之曹州及宛亭縣進少保河南北路招討使寶又敗虜於宛亭牛臯敗之京西又敗之河上張憲復穎昌府陳州董先姚政敗之穎昌將楊成復鄭州統制孟邦傑復永安軍張憲韓清敗之河南

府將楊遇復河南府南城軍將梁興董榮敗之絳州曲垣縣孟州王屋縣濟源縣等處飛再破兀朮於鄆城縣殺其將阿李朵字董張憲敗之臨穎縣王貴姚政敗兀朮穎昌張憲傳選寇成敗之臨穎飛乘勝欲深入而秦檜議和累詔班師乃還尋失所復州縣梁興又敗之絳州翼縣趙秉淵敗之淮寧府既而虜取濠州檜忌飛乃罷其兵除樞密副使未幾同張俊往楚州護韓世忠軍歸鎮江時檜與俊楊沂中譖罷劉錡飛乞還其兵不允飛子雲帶御器械檜臣僚言飛不援淮西事以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醴泉觀使罷頃之統制張憲謀亂冀朝廷還飛而已為副統制王俊發其姦張俊亦以為言

檜因譖飛令雲作書與憲下飛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万
侯高訊鞠歸罪雲憲生斬并賜飛死年三十九妻子遷
嶺外天下寃之飛略知書傳禮士恤民所至秋毫不犯
民不知兵

金人元帥第四書

書曰冬深想惟動止萬福今月十一日使來伏承手劄
具聞事大之勤良可嘉尚所進誓表即時津發赴關今
茲大事已定然而其間有一二未廟諱者須至塵浼表云
此人見行發遣此來三十五人止是日近因渡淮樵牧
偶被掠者殊非昔年逃亡及兵火隔絕之人恐是有同
姑徇人情尚為濡滯也審議使副蕭毅等在江南時已

蒙定論據諸路所有北人各於逐處沿邊州城就近交
割望早為應所論盡數敦遣過界唐鄧二州已想差官
趨此月下旬到彼以備交割外據陝西地界其間或有
犬牙相擾處亦請依元約於明年正月下旬差官於本
朝合干人員至鳳翔府會合以憑同去行路至日別有
計議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固當使民各安其業已遣
濠州楚州昭信盱眙等縣新歸附戶口數千遣其家資
並復本土外有未曾發遣人數今已盡數分付去人應
江南商賈隔在淮以北者已指揮所屬刷會候供到人
數亦便發歸所有海州泗州漣水軍今歲流移在南百
姓比及新正竊望發過淮北庶不廢一年耕作之計惟

閣下裁之所有淮上大軍使至日諸道班還昨以吳璘竊窺閩陝以此右副元帥提兵鎮撫亦專人使之歛退恐欲聞知時寒竊冀廟諱重專此布聞不宣

朝廷答書

某啓季冬極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整安民悉賴全德特承惠書佩荷記存重諭大事已定若非國公以生靈為念他人豈能辨此天下幸甚北人敢不如命今就近先次津發耶律溫等餘當節次發遣唐鄧二州已遣尚書莫將侍郎周聿於此月十一日星夜前去交割陝西北界亦已差樞密都承旨鄭剛中同宣撫官前去趨明年正月下旬計議海州泗州連水在南百姓見令根刷

發過淮北先蒙遣還濠州楚州昭信盱眙等縣戶口又許根刷應江南商賈隔在淮北者亦便發歸里情豈敢感激恐遣人在路遲滯令專發書泗州差走馬傳到府下伏冀向春氣候泚和竊望倍保鈞重不宣

金人改皇統元年

紹興十二年正月樞密使張俊還行在

張俊出視師回到行在力辭本兵章凡四上上遣近侍數留益確俊乃復視事

割泗唐鄧商州入于金國

和議既定畫淮中流為界故泗州與唐鄧商州皆係割還金人之地遣工部尚書莫將刑部侍郎周聿往京西

割地是時邵隆在商州始終幾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為
治招徠離散皆得其心自金人敗盟之後屢與金人戰
雖嘗暫棄其城俄即收復終不離商而去至是割付金
人隆常怏怏不已

十六日庚戌知鎮江府劉子羽復徽猷閣待制
和決上書辨岳飛之寃編管袁州

和決字巨源汾州人知書通春秋左氏傳有識性不喜
阿隨好直言岳飛以賓客待之飛死決上書辨飛之寃
事下中書秦檜怒送袁州編管袁州官吏以決取怒時
相全不少假監繫甚嚴決不堪之

二月樞密行府參議官史愿加敷文閣待制

史愿字仲恭燕人先歸朝而來也

揚沂中賜名存中

三月一日丁未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貴罷為特
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福州駐劄

侍衛親軍都虞候雄武軍承宣使御前統制閔師古卒田
師中加殿前都虞候為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張俊力薦田師中除殿前都虞候鄂州駐劄御前諸軍
都統制以統岳飛之軍軍中初不伏統制傳選李山郭
青輩往往乞罷去撫諭之久之稍定師中專務結托內
侍以為內助故能久其權

十三日壬子工部尚書莫將刑部侍郎周聿自京西割地

回

朝廷與金人元帥書

書曰某啓即日春和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某前日遣人付泗州上狀續次津發即律溫令必皆達府下近據邊界申報合具咨稟唐鄧界上緣李驃騎將甲軍到來民方不知多有驚移陝西隴城寨將官王吉領軍於沿坊鎮等處打劫孳畜驅虜戶口殺害人民致使相近去處皆不安帖竊慮引惹生事致傷和好敢望嚴賜約束實為幸甚兼告指揮泗州今後遇有書信即為收接發納庶得情懇即達不致留滯向煖竊冀倍保鈞重不宣
四月孟忠厚王次翁迎護梓宮奉迎皇太后金人許還徽

宗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及皇太后皇后遂命孟忠厚王次翁往迎之以丁禛為提舉一行事務

五月三日沈昭遠假禮部尚書為賀大金生辰國信使王公亮假保信軍承宣使副之

簽書樞密院事何鑄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金人元帥第六書

書曰少意重有奉聞今來國朝既推異恩許成江南和議大計普天率土皆欲使其安樂故其間士夫三兩人尚論列據張中孚節使及弟中彥鄭億年資政各係汴梁及陝右人民早歲朝廷皆常委以近上職任與餘人不同今遂家親族及居第物產俱在本鄉此三人者幸

冀指揮并隨行家眷起發前來團聚復業兼張孝純儀
同杜充儀同早年各居外臺相輔之任今張既請老而
杜亦物故然二家子弟親屬皆有留河南者及宇文虛
中銀青係是先朝特旨更不遣還自後已經任使到今
多歲并去歲濠梁之破守臣王進既已貸其生命緣世
居闕字州見有親族在此則其妻子亦當使之聚首凡此
數家並望早賜一就津發外據昨復疆時汴京留守孟
庾陳州太守李正民又有畢良史者比審議使蕭毅等
回具言江南嘗詢訪此人今並委沿邊官司發遣前去
所貴南北之人無不切被德澤仰副皇上聖人使無一
夫不獲其所之意諒惟洞鑒此懷悉為施行幸甚

朝廷答書

書曰啓上太傅左丞相都元帥領省鈞坐即日極暑伏
惟鈞候萬福區區不勝瞻仰近何鑄等回伏蒙遠枉鈞
翰副以甲馬厚弊豈勝珍感又承傳諭鈞意所以存撫
有加及何鑄等往回種種照恤但深感佩書中首蒙諭
及墳域不在慮此日久有望於上國者自非仁厚特留
矜念何以及此諭早發遣北人過界敢不承稟但中間
嘗以北人畏賞罪之意而聞欲得上國降一放罪文字
使之釋然無疑徑即發遣免致艱難及諭唐鄧二州交
割官所說元約多有不同亦不經再三持論又不告而
去已追元差官根問從初差官根問前去只要子細持

論今承來論頭是元差官商量未盡今當如鈞意唯是
烏陵尚書與鄭剛中分畫陝西地界和尚原方山原兩
處依舊保守今畫圖兩本用紅朱擬畫一本納呈乞降
下烏陵尚書照使縱有少侵剽其曾占地界去處止是
欲與川路留少藩籬以安彼中人心亦乞矜允實荷大
賜其一本已降與鄭剛中遵用伏乞鈞照又諭發遣張
中孚及其弟中彥并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謹
當一一依稟為各人居處遠近不同已今所在津遣候
到即發去次惟杜克家口自克離江南之後其家分散
久經歲月親故絕少故難根刷鄭億年雖係汴京人但
億年初自上國來時稱魯公恩造放歸今親加體問更

不願前去其母亦以此中親眷不少只欲留此養老誠
出懇切供到親書狀繳納想蒙情察也其餘曲折已一
面照應行遣次時暑唯冀倍保鈞重謹奉不宣

六月四日乙丑鎮西軍節度使吳璘來朝

十一日壬申王庶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王庶
落職居于江州秦檜猶恐其異已不附和議令臣僚言在
其江州占奪百姓田宅故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
置

莫將周聿各降兩官

莫將周聿坐割地不親往界首各降兩官

金人放東京留守孟庾知陳州李正民還

孟庾掌東京鑰一旦失節附于金人及和議已定上以書請放庾還金人乃遣庾及徽猷閣待制知陳州李正民皆還朝於是畢良史父子亦得歸良史字少董蔡州人略知書傳喜字學粗得晉人筆法少遊京師以買賣古器書畫之屬出入貴人之門當時謂之畢償賣遭兵火後僑寓于興國軍江西漕蔣璫喜其辨惠資給令赴行在遂以古器書畫之說動諸內侍內侍皆喜之上方搜訪古器書畫之屬恨未有辨其真偽者得良史甚悅月給俸五十千仍令內侍延請為門客又得束修百餘千良史月得幾二百千而食客滿門隨有輒畫當時號為窮孟嘗有姓畢人合得文資恩澤無宗族承受良史解后得之補文學既得三京地即擬官就祿于新復之地留守司俾推知東明縣良史到縣乃搜求京城亂後遺棄古器書畫應古今骨董買而藏之會金人敗盟良史無所用心乃教學解春秋及復得還歸遂盡載所有骨董而行到行在上大喜於是以解春秋改京秩自此人號良史為畢骨董

朝廷又書

書曰某啓季夏極熱伏惟某官鈞候萬福何鑄等還所蒙惠書近已草略備報伏蒙上國曲軫仁慈悉從所請深念恩德實自國公特留鈞意力賜贊成區區銘感何有窮已此覩泗州關報備坐指揮送護一行人使等約

七月末過界聞命鼓舞舉國之幸已取八月間遣使報謝闕下敢先次奏知有新茶五百片聊以將意便中未能多致竊幸笑留餘續上狀次不宣

二十八日己丑翟琮卒

二十九日庚寅御前統制傅選為殿前司副統制

八月金人元帥第七書

書曰皇統二年八月一日皇叔太傅尚書左丞相兼侍中監脩國史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近者疊沐惠音備悉勤意即日秋涼想惟候履安和承諭遣報謝人使已聞朝廷并唐鄧二州至亦再遣官交割去訖外昨來計議分畫陝西地界緣時盡知彼處地界遠近曾言候

大事議定各差官子細檢視臨時從宜施行回辱示報凡事已遵來命差官前去仍約定至彼期限遂差行臺刑部尚書烏林谷贊謨守等同往交割仍丁寧戒諭據陝西諸路疆土並合文收緣照得鳳城階祐四州於彼竊近若行盡取或有不便其四州之地更不交割如兩界地形犬牙相侵各有合要去處仰從宜相度施行續據本官等申至彼相度德大散關合屬本朝於關外立為界首除將上件四州與江南外應陝西之地並行交割便於立定界却得鄭剛中等公文稱來時只指揮檢視商量難便一面分付已具申稟別行移報又據烏林谷贊謨申三月內鄭剛中公文坐奉指揮照吳玠劉某

所管地界分畫內商州秦州不是吳玠元管地分合自
逐州以南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其餘和尚原方山原兩
處係劉基所管地分遵依元降指揮保守為此於何鑄
等回時已令達意令於大散關西正南兵為界首承今
書已前據烏林荅贊謨申鄭剛中五月中公文稱和尚
原方堂墅秦州等已承指揮許交割乞差官前來分畫
外商州已具申審其間却說以龍門關為界至今承未
書與前鄭剛中狀內所報亦又不同所云縱有少侵劉
基曾占舊界止是欲與川路留少藩籬以安彼中人心
契勘彼間地界已前布聞何煩再三別有改議若謂歎
為藩籬以安人心乃是無故輒有疑惑豈元約也竊冀

早為指揮所司交割施行所為商州一處來書並不謂
遷延到今尤未了當亦請依元約催促施行又近據沿
邊官司申有舊係淮北人民在南方者思鄉前來緣恐
其人在南地別有罪犯逃避過淮難以不行勘會便行
一例收受曾經指揮仰問當來歷因依移文對境州軍
子細勘會却緣逐處稱別無奉到指揮不肯收接文字
深詳此事已經計議并誓表盟言淮北之人有願歸鄉
者更不禁約蓋兩國和好務在安濟生靈告以此意遍
行開諭使上下曉然則有司奉行自無疑難豈有不接
文字之理即目到此之人雖是淮北鄉貫合得歸業緣
彼處不曾明有指揮遂使逃竄於理不應請為指揮有

司明出榜曉諭應淮北人數願歸鄉者許其自陳及令
後沿邊取會文字仰合屬官司依應收接契勘回報以
稱通和之義及來書內有北人畏罪之說欲得朝廷放
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據前此雖曾發到北人止是數
十人小民其餘并昨有劄錄姓名之人都未見發遣檢
準今年二月二十四日赦罪書自來亡命沒在江南人
等見行理索節次發遣來到並行釋罪其官負百姓軍
人等並許復舊已有上件寬貸明文今將赦書內一項
全備鈔錄前去請以此曉諭應在彼北人遍令省會早
與發遣自可安心來歸尚何疑哉所附到鄭億年申狀
尋具奏聞准奉聖旨為已經放還只令在彼居住外有

杜充家口雖曾離散其元住州縣官司并從來一行親
屬人等豈應全不知得次第去處今國家大議既定欲
人人咸獲安便理合使其骨肉團聚并張中孚兄弟張
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諸處津遣今有數月計此
合到亦催起一就早令到來惟閣下留意既示新茶極
媿荷餘冀順時倍加保畜專奉復問不宣

朝廷答書

書曰某啓即日秋涼伏惟某官鈞候萬福專使來辱惠
問感荷契愛重諭上國講脩和好開示大信含生蒙福
遐邇同之此弊邑之幸也叙謝之誠言不能盡竊聞元
帥府自班師之後每常丁寧諸路帥守應防把兵官吏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九

炎興下帙一百九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
十日庚午盡其日

十日庚午王庶卒

王庶安置在道州以疾卒諸子扶護歸江州親舊迎見之其子之首之奇撫扼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讎必報親舊皆掩其口仍高聲大呼以混其語有學院子寧偉在側聞之而喜謂可以持王氏矣庶嘗自號當叟或問當叟之意如何庶曰吾之所為皆合其宜不敢失當故號當叟有詩文遺藁若干卷名曰當叟集藏于家

林泉野記曰王庶字子尚鞏州人進士登第宣和末為

陝西轉運使奏計在京聞金人犯順乃見宰相白時中
李邦彥請急召种師道為大將軍朝廷是之建炎初直
龍圖閣鄜延路經略使知延安府二年加右文殿脩撰
陝西五路制置使虜圍耀州庶赴援檄曲端策應不至
虜知情徑攻延安城潰庶奔于端端囚之於軍久迺釋
去後張浚宣撫川陝用庶為參謀又命庶知興元因譖
殺端自是西人解體浚敗於富平遂失五路庶後知荆
南政貪酷紹興七年趙鼎以庶知兵欲用之召為兵部
侍郎八年遷尚書又除樞密副使時主管殿前司楊沂
中誣統制官吳玠下大理寺庶明其寃得釋俄被命往
沿路察州縣不職者驕暴傲忽將士咸怨及還朝廷方

議和庶不以為然乞去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兼湖南
安撫制置大使秦檜諷臣僚言庶及劉大中沮撓和議
落職放罷九年除端明殿學士臣僚承檜風旨復有言
遂奪所授十二年臣僚再言庶居潭州占民田宅責授
嚮德軍節度使道州安置卒於貶所

王庶家集定傾論一論節槩天下之士自墮於苟媮委
靡不振之地為日久矣夫士之志忠義者方國家間暇
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姦臣賊子聞其風聲已自膽落
是以能消禍亂於未萌破姦軌於未作不幸國家有緩
急安危之變則伏節死義隕身喪家而每恨故名節之
士乃治世之膏粱而亂世之藥石也昔戰國之士如伍

員之於吳以父兄之怨與楚之君臣義不戴天卒能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自古今觀之凜凜然猶有生氣使後世之士皆如伍員之忠則國之恥何患乎不刷君父之讎何患乎不報哉伏以靖康之禍振古所無宜有志之士投劔於碣石之墟收血於涿易之野以洗本朝無窮之憤而求與古人忠義伍者寥寥無聞烏豈豪傑不世出之士伏於嵩穴草野煙鬱而不振歟抑朝廷之上所以振拔招來之者未盡其道歟區區諛聞竊疑於此故敢以言伏幸垂察論襄漢伏以自東晉至於梁陳國於吳越者皆以江淮為境地勢平衍無大山深谷以為限蔽據江淮之上流屯兵宿將以為巨鎮其地有三曰

襄陽曰武昌曰九江地當孔道必得其人而後能守在東晉世如陶侃庾亮之徒相與戮力以捍蔽一方北方之兵睚眦熟視而不敢南渡者以地利所在勢當然也伏見鑿輿駐蹕杭越其以江淮為境者與古無異而兵衛所在復加二焉曰建康丹陽雖當盜寇竊發而旋即平定人民之富十才減三四獨有襄陽武昌九江三郡九為盜墟城邑殘破百姓屠戮十不存一今雖建帥宿兵而財用單乏廩廩艱棘雖使陶侃庾亮之流馳騁其間未能保一日之安也夫用兵之要在於審知彼已守猶不足何以言攻遠此二者而未成功難矣興復之端其要在此伏幸垂察

論詔令要切臣惟國家方撥亂反正號令所行務於審
諦而得情使卓然見吾威福設施所向以推伏其心則
姦雄不敢萌惡為善者不敢不勉賢於誅罰用兵遠矣
光武皇帝賜河西之詔勉以齊晉輔周之功而戒以尉
佗制七部之計竇融等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
張立之情益懷忠款唐武宗討澤潞恐河北諸鎮為唇
齒詔王元逵勿為子孫之謀猶存輔車之勢以破其疑
元逵等惶恐奉詔至親率兵出討卒以有功臣願陛下
御名日月廟諱 雷霆之令臨然遠通使制詔所及其機要
消患折難於未兆未形之中則中興之業寔為有力此
自古明聖之主駕馭英雄之術也

論湖賊臣聞為國之道譬之用藥以治病國有先後之
勢而疾有緩急之殊所以斟酌救療不可不察也伏惟
國家今日之患虜為大盜賊為次虜人頻年用師殺伐
相當吾雖衆散失地彼亦不能乘時攻取非力不能顧
亦有所牽爾而虜未可卒滅國家必自固而後可以有
功患雖大圖之不可速比之於身風痺之疾也揚公之
賊名微衆寡據湖山阨當路阻吳蜀之通流跳梁不息
或招外接以啟敵心患雖微圖之不可緩比之於身咽
喉之疾也治之之道當在所先然咽喉之要切皮膚之
輕脆欲以針砭為治則恐有傷手之危欲以藥石為治
則恐有不及之悔前日元樞之詔誘王瓌之入討已有

傷手藥石之禍矣使黠虜間謀知吾有此內患脫或投
隙送死相與牽連豈不大可畏哉然則捨此二者將無
所施乎臣愚不自料常抒愚計第恐大臣已有勝筭儻
或博採頗有所陳但兵家詭道難於布露當俟面奏
論行法臣竊惟人主威權之出至於殺戮關軍政儻罪
狀明白案劾詳審既已明行當斷以宸慮守之不移不
可奪於好惡使遠近窺測有掠美避謗之跡失忠誠之
心啓讒佞之口動搖國事此利害有不勝言者請借古
以論之彭越為漢功臣相與滅秦滅楚勲業甚著剖符
為王爵位尊盛一召兵不至以是為罪因以誅死欒布
未殺身明其罪終以不赦王恢說武帝伏兵馬邑以誘

單于尉史迎降虜得脫去而武帝罪已不能追獲以慰
士大夫心雖太后為言卒不得免二主持法無所縱貸
而國勢尊榮胡夷驚伏此不奪之効也僕固懷恩晚節
桀逆至引吐蕃擾敗唐室而伐宗隱忍為諱不言其反
李懷光助朱泚成奉天之亂倚兵自固德宗優容迫於
臣下之請誅伐不行而寵贈俄及大曆終身逃難屢至
危迫正元姑息藩維潛默為治頻於困辱此掠美避謗
報之不堅之効也諸葛亮街亭之敗馬謖為前鋒坐違
節度捨水山上耳亮涕泣行誅以為法不可不明卻克
伐齊韓厥將上軍將斬人獻于王馳將救之聞既斬之
矣使速以徇告其僕曰五以分謗也夫以人臣用師猶

任怨確守斷行不移矧欲復中興之業乎伏望攬唐漢
四主之得失察姦雄之情態不可狎玩以成咎悔不勝
甚幸

論先計後筭臣聞帝王興事造業必規模素定故先後
緩急之序咸當其宜譬理亂絲得其端緒則條縷不紊
神功茂烈次第而成未聞廟筭不立事至輒應首尾搶
攘能底於治者也臣未敢妄論遠古取其切於事者句
踐棲於會稽所以報吳者可謂難矣觀其規模則外用
范蠡內用大夫種不惜子女玉帛以盡夫差之心不憚
早身勞心以結越人之愛生聚教誨外示微弱卒得黃
池之隙一舉而滅之秦孝公介居西戎所以圖天下亦

可謂難矣觀其規模則用商鞅開阡陌強公室杜私門
見利出攻諸侯割地而請盟敗從約開關延敵六國之
師逡巡瓦解無亡矢遺鏃之害而天下疲矣方其揆事
圖策固已得於冥冥之中是以訖其成功曾不出於規
模之內臣愚不識大計伏見頻年數易將相用兵制敵
初無成筭輕動則喪師退守則失地臨機倉卒僥倖一
勝此非朝廷萬全之謀陛下中興之本也當今陛下收
攷聽納帷幄之議必能上敵宸心不知國家規模果何
所在歟如勾踐隱忍以俟隙復讎乎歟如秦孝公強兵
富國鞭笞六國乎若聖慮已定臣願陛下擇一二同心
之臣責其功效假以歲月必有所成若聖慮未決則宜

博徇賢智使廟筭先定然後兵不再出而亂可平矣臣
不勝惓惓惟陛下裁擇
論賞罰臣聞馭臣鄰惟在賞罰賞尚則功勸罰當則罪
服至於擾攘之時此柄猶不可不謹故傳曰信賞必罰
蓋賞罰為示信之表君行賞既不妄臣受賞則不疑然
後可以立功立事矣漢高帝當逐鹿之世賞罰以勸智
勇挾數用術不專以信故韓信彭越英布剖符受封往
往連城數十一日安定使有自疑強大不當得之心亂
者踵作終以不保世祖中興較功計勞最為謹審封爵
之行纔不過數縣君臣相視以誠故建武之元上下子
享身見太平二者不可不察也臣伏見比年以來國步

艱難羣臣効功朝廷急於平定爵賞封拜失於濃厚正
任防禦承宣節度所在輒有文吏如中奉大夫皆綠軍
功不限負數爵賞所以隔世磨鈍恐不當如此愚者苟
得為心貪婪不已無復激勸傑猾者較功揣己豈無不
自信之心乎太祖皇帝以郭進守山西十年官不過引
進使曹彬取南唐一國建還京闕而云幹當江南公事
回上不以過賞悅臣下長其驕盈之禍下不以虛誇事
上以成謙遜之福要在相與以誠足為萬世法伏望陛
下審信賞必罰之旨攬高祖光武之失觀藝祖君臣之
推誠以圖興復之功天下幸甚

論行法臣竊惟法令者立國之大本人主之至權陛下

所以生制六合撥亂興衰之具也近者朝廷以四方未
平務從含貨督察之政絕仁厚之恩廣而臣下不知寢
成驕慢握兵之臣瞋目抵掌坐作聲勢殺生廢置不拘
憲章法令不行於軍旅笑詔書之所舉明赦令之所蕩
滌實緣私意沮格不用法令不行於方岳笑召之不肯
至今之不肯聽使姦回從而窺測幾何而不凌遲矣臣
竊惟陛下宵旰勤勞講求治要固歆御名清華戎混一區
宇復祖宗配天之業而法令之出近不行於城內非尊
主抑臣陛下憂勤之本意也議者或謂朝廷當含垢匿
瑕以收一旦之用又謂朝廷不宜輕自動搖以失人心
是皆不然唐德宗姑息藩鎮而叛者四起及至憲宗剛

明果斷卒以削平僭亂若謂含垢可以收其用則德宗
不宜有倔強之臣動搖可以失人心則憲宗不宜有興
復之効此陛下聰明可以動見矧朝廷承列聖在天下
之德四海嘔吟之願何求而不可哉易曰渙汗其大號
汗出而迓者也明王者號令有行而無反伏望陛下明
敕中外執憲之臣振爾條綱或強梗恣睢如前所陳者
寘之嚴科如是則可以激忠義之權折姦雄之漸國勢
日隆大業可成矣精神不強雖良醫不能以愈疾法令
不立雖聖人不能以致治惟陛下留神省察

論虛實用度臣聞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
古今不易之理也然所謂與治同道者不過乎務農御名

本勝殘去殺而已所謂與亂同道不過乎嗚人從已數
賦疾征而已今天下自經兵火土地所存十無三四農
人耕牧十無二三吳蜀屯兵十有七八因功被賞文武
官資數倍平日以十有三四之土地十有二三之耕牧
供十有六七之軍旅數倍平日之官資雖使天雨鬼輸
無由得足一有凶歉何以支持以此治道求為中興孟
子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臣願陛下長慮却顧解
絃更張生薪嘗膽以圖興復無苟目前坐費日月循致
噬臍之悔天下幸甚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
炎興下帙一百十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
十日庚午盡其日

論敵人強弱臣聞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
陳人聽命復遂縣之繼又誘蔡侯執之以歸叔向曰失
信而再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婚以喪其國紂
滅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
天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必厚其凶惡而降之罰臣觀金
賊瀕海小醜語言不通邈在要荒之外乘二國姦弊豕
突獸搏所至輒克縱毒長惡惟利是嗜雖五胡之亂華
莫甚於此又無長計遠慮以撫其遺民仁人君子以謀

其社稷四邊所用皆鄙夫餓隸心既患失事多曲從剥
膚槌髓例以為能天意為何人心為何今僥倖立國十
有餘年一星終衰兆漸萌所以近歲旁塞出沒皆叛卒
流人大首葷窳無所聞豈徒二太子婁宿等數人零落
殆盡其餘盤固牙結自相睥睨理勢然也獨粘罕竊有
其權土地闊遠金玉子女盈積聚塵酣飲自以為天崩
地陷無復可憂古之立國如漢高祖唐太宗最為英偉
地土九州中間亦少放肆陸賈言不可馬上治魏證疏
十漸以正其失矧此虜君臣萬萬計不出此其事夥民
衆兩倍於彼乎陛下欲雪大恥圖中興正在今日當焦
勞克己虛心聽納雖休勿休日廟諱一日人材不必盡賢

能也顧其謀王體斷國論者隨宜任用如何耳將帥不
必盡驍勇也顧其秉節鉞操兵權者指揮授方略如何
耳百姓不必姑息也顧其主漕計持刑獄者風化如何
耳三者既修在朝者人賢不肖襲情在軍者上下秉節
在野者四民安業如此則國日治兵日強民日富武王
之克商高祖之滅楚不過用此矧彼烏合驕淫無義逆
孽有不亡者哉古語有之上策莫如自治正今日之急
務也伏惟少軫聖慮天下幸甚

論圖治臣聞唐太宗撥亂之主也既即大位魏徵勸行
仁義及以十漸譏之太宗嘗力行其言卒成貞觀之績
明皇之君也慕承丞丕緒姚崇以十事說之切中時病

明皇勵精聽納故開元之政無愧前人今陛下克復土
宇百度草創勤甚太宗之撥亂懷遠來邇救寧諸夏功
倍明皇之圖治然人材之賢否法度之苛簡民農之疾
苦軍旅之情偽其間利害曲折姦濫隱匿上蔽聰明下
積怨憎豈不如貞觀開元之初十數事而已哉又未知
廟堂執正臺諫長貳曾為陛下別白而言之否臣久荷
誤恩叨竊侍從負釁力疾不避死亡趨赴行闕雖無長
計遠慮振起頽弊於今日軍民利病夷夏強弱思之不
為不詳知之不為不盡切歎罄瀝肝膽仰瀆冕旒期補
聖治之萬一未審陛下能霽天威賜以清閒之燕使造
膝屢陳展盡梗槩苟尺寸之長有所裨益望斷自宸衷

勿牽衆議而力行焉或迂踈無用稍涉誕謾俾就誅責
亦未為晚惟陛下憐其孤忠而與進之臣之願也非所
敢望伏幸照察

論立政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安危在脩己治亂在立
政成敗在用人未有修己而百姓未安立政而天下未
治得人而績用弗成者也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秉中
興之運當靖康之末寶祚危於綴旒陛下飛龍睢陽郊
祀配天不失舊物雖宣王之復古少康之續禹無以過
也天縱睿智好學不倦動則畏天言則引咎宵衣旰食
坐薪嘗膽雖堯舜之責躬禹湯之罪己無以過也遭時
多艱天步靡寧以四海之大而治於吳粵之一隅以萬

乘之尊而屈於戎虜之小醜雖太王之去邠勾踐之棲越無以過也兢兢業業不敢暇逸內脩政事外攘夷狄昧爽待旦未明求衣雖文王之憂勤成王之無逸無以過也恭儉節用服御菲薄嬪嬙不備行宮僅庇風雨雖堯之主階禹之菲食無以過也可謂知所以修己矣屢下寬大之詔盡復祖宗之怯恤刑薄賦講武務農訓齊百官撫綏四海車堅馬良兵足食備雖宣宗之綜覈名實文皇之厲精政事無以過也可謂知所以立政矣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任相則垂拱仰成至於分治天下而不以為疑御將則建牙受鉞至於兼制數道而不以為重雖周之任旦望漢之寵信越無以過也可謂知

所以用人矣宜其百姓乂安天下大治績用亟成然而行之累年百姓未安天下未治績用未成者其故何哉此愚臣所以當食而噎中夜太息曰有君如是而治不加進土地日蹙夷狄尚熾何功烈如此其早也臣本以諸生蒙陛下拔擢待罪從官屢膺任使負恩丘山未報毫髮陛下不以臣不才不忍終弃萬里召還臣孤危餘生獲瞻天日愚衷千慮豈無一得仰禔聖政之萬一伏望聖慈俯憐忠誠略賜清閒之燕使愚臣布腹心瀝肝膽然後退伏缺鑽不勝幸甚

論擇相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傳曰帝王之興非一士之略士固以多為善然所以用天下士特在於一相

故曰天子論一相湯之興也相伊尹一人而已高宗之
盛也傳說一人而已王周室者太公望而已霸齊國者
管仲父而已若高祖之張良光武之鄧禹蜀先主之孔
明符堅之王猛皆一人而已至若唐太宗之善創業守
成亦不過用房元齡杜如晦二人焉何其少也陛下臨
御以來拔以為相者十人矣而在位多不久何相之衆
而去之速也非特臣疑之天下之人皆疑之豈陛下謀
相之始或末廟諱耶抑陛下禮貌之不至耶抑任之不專
待之不誠耶抑讒間之或入耶抑其難進而易退耶何
相之衆而去之速也若謀始之廟諱臣願陛下廟諱厥始
若禮貌之不至臣願陛下益禮貌以勵其節若任之不

專待之不誠臣願陛下任之勿惑且推赤心置其腹中
若讒間之或入臣願陛下相與之際如魚得水無令小
人伺其隙德重一時望高四海去就為朝廷之輕重用
捨係天下之安危雖千秋萬歲留以輔陛下可也豈容
其拘夫易退之義哉故曰終始廟諱與又曰自周有終相
亦惟終

論戰守兵不可一日忘於天下也久矣用之之道蓋亦
多說以臣觀之亦無深遠甚高難行之大事率不過戰
守兩端而已交鋒接刃以決生者戰也增俾浚隍効死
勿去者守也國家內外養兵無慮百萬竭天下之羽革
漆鐵以為兵之器械空天下之倉庫杼軸以充兵之衣

食宜乎饗伏犀利士氣振發戰則勝守則固然而虜功未奏寸土未復何耶凡以不知戰守之道未嘗聲金鼓也未嘗列行陣也間敵之至即曳兵而走豈知所謂戰哉未嘗脩城郭也未嘗立宗廟也聞敵至則委而去之豈知所謂守哉或曰金人得古人用兵之道奇正無常變化不測如雷霆如風雨如水如火如山如林如以石投卵如以利劔斷腐齒所向無前安可以戰所攻必克安可以守天下之言率如此而臣之言獨不然譬二人奕有高者旁觀之二人皆低者也一人大敗遂以已為低彼為高非彼高也我低故彼高爾金人用兵亦豈善哉特以我不善故彼為善以臣區區之見而昭陛下之

神武託社稷之威靈而用今日天下之兵戰亦可守亦可何所往而不可

論用人臣竊以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烈於今日者也陛下以不世出之姿當大有為之運勵精求治德日新矣而其効未見何也非不勤勞也非不恭儉也非不專任宰輔非不寵遇將帥非不強兵非不理財非不求言非不聽諫非不下詔哀痛惻怛以感人心非不遣使卑詞厚禮以交敵國堯舜文武之正道漢唐賢君之盛德陛下皆祖述憲章而躬行之也凡可以臻今日之治紓今日之急者蓋無不為也然而天意未甚順人心未甚孚事力日困土疆日蹙九廟灰燼之恥未雪也二聖沙漠

三朝正史卷之六
六
之狩未回也陛下鬱鬱僻於蔓爾之吳其故何哉必有
由也陛下亦嘗深思而熟究之乎厥今天下之勢如久
病之人非不求醫而倉公扁鵲之効未著也非不用藥
而狼毒烏啄之類或進增其病而速其危可不哀耶嗚
呼萬世之安望陛下早圖之也臣愚慙淺薄豈有深謀
遠慮以裨陛下之聰明以定天下之禍亂以贊中興之
盛烈晝夜思計十年于茲矣原其病察其脉處方用藥
竊自謂薄有所得力微身遠無從可達今蒙收召且命
之對此時不言何時言耶儻蒙陛下賜清問之燕容臣
委曲敷陳展盡底蘊庶或有一得之可採若以為迂闊
不足以有行則臣當乞骸老骨死山林無恨

論政事本末昔周宣王之復古也內脩政事外攘夷狄
惟內脩政事故能外攘夷狄苟政事不脩則夷狄交侵
矣安能攘之哉金人腥穢吾中國十年矣而我攘之不
能去何也其脩政事耶夫政有小大事有本末先大後
小先本後末則得之也今天下之言政事者莫不以兵
為先者也廟堂之上朝夕議論者兵州縣之間星火奉
行者兵士之所陳者兵農之所贍者兵商之所助者兵
工之所程者兵無所往而非兵蓋曰夷狄之禍如此非
兵不足以攘之也其於政也小耶大耶其於事也本耶
末耶臣竊謂兵雖不可去然非所先也詩曰矢其文德
洽此四國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法曰

文德附衆武能却敵亦先文而後武其所謂文者非簡牘之空言篆刻之小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四民安其業萬物遂其性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皆文也是乃政事也今皆脩之歟其亦脩而未備歟孟子曰蓋亦反其本矣又謂梁惠王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可使制挺以撻秦楚堅甲利兵矣又謂梁襄王天下定于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謂齊宣王曰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士者皆歆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歆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歆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歆出於王塗孰能禦之今能如孟子曰之言修其政事則正氣實和氣

不能入彼夷狄不能待攘之而自攘區區復古之宣王何足為今日道臣故曰兵雖不可去然非所先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勿以為書生迂闊之言而略之也

論兵臣山西人也雖自少學讀書而風漸氣染馳馬試劍亦兵之是好及遭艱難蒙陛下委任假以兵權為戎虜可以氣吞功名可以唾手取也分薄數竒跋前疐後訖無所成立閑居退處歷觀古人用兵之說乃知兵之未易云也左氏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兵之不可好也如此易之萃曰除戎器戒不虞兵之不可去也又如此雖然大抵用兵之說有三焉兵貴合不貴離兵貴精不貴衆兵貴速不貴久兵合而不離則其心和其情通

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救父兄少長有禮其行如賓
所謂守則固戰則勝者也兵精而不濫則其氣銳其勢
倍進如江河止如立山攻無堅城戰無疆敵所謂百戰
百勝者也兵速而不久則其志果其計決出如雷運動
如發機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所謂勢若從天而下也及
此則非惟不能成功未有不敗亡者也唐九節度兵一
日皆潰非離而不合之謂乎尋邑百萬破於光武孤軍
非衆而不精之謂乎高克之師過期自潰非久而不速
之謂乎夫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晉文公區區圖霸
亦一戰而不再戰臣更願陛下養威蓄銳俟時之至合
大兵驅精卒赫文武之一怒而不留行則氣妓靜境土

復諸夏安陛下可以垂拱無為矣其數出易動乍勝乍
負最兵家之大忌也望陛下深軫聖念天下幸甚
論形勢臣聞立國必處形勢之地強國必資形勢之利
守國必據形勢之便處之得其地其民歸資之得其利
則財用足據之得其便則軍聲振蓋形勢者天下之大
本若人之有血氣木之有根基水之有源流謀國者不
可不知也故古人言形勢者或謂之上流或謂之襟喉
或謂之腹心或謂之四肢其緊慢急緩殆可見矣今天
下十夫七八所謂咽喉腹心上流者皆為敵人所有區
區吳蜀乃一肢爾尺寸之地又非昔時之吳蜀也自古
吳皆以壽春荆襄為上流蜀以漢中金洋為咽喉故時

方用武則遴選英奇屯宿重兵尺寸不以假人今襄陽
千里蕭條有兵不能自養梁洋田龍丘墟置之不復為
意今日之天下所以守則不固戰則不勝惴惴然不自
安者殆謂此也兼梁洋東徹陝華西極洮岷北臨三秦
南壓九江表裏山河戰可守乃天下脊也捨此不圖歎
舉一肢以活四體非徒無益適所以害之爾臣願陛下
深軫聖慮早定大計勿使狂夫據之倒持太阿乃有噬
臍之悔天下幸甚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

